

清代史論

香 火 之 香

國 民 應 用 備 覽

全 書
六 冊

書 分 尺 牘

日 用 兩 大 門

又 分 尺 牘 門 之

類 為 十 四 日 用 門

之 類 為 二 十 四 淺 近

典 雅 因 時 制 宜 內 而

家 庭 外 而 社 會 應

用 之 事 靡 不 詳

具 為 國 民 涉

世 之 指 南

價 洋
四 角

中 華 新 文 牘 類 纂

全 函
八 冊

是 書 將 民 國 紀 元

以 來 凡 數 載 間 自 大

總 統 副 總 統 以 下 各 部

及 直 省 各 署 或 各 團 體 諸

文 牘 擇 尤 選 錄 彙 類 成 編 以

各 部 為 綱 以 各 部 中 所 設 各

司 為 目 分 訂 八 冊 一 二 百

四 十 餘 篇 印 訂 精 美 有

目 共 賞 為 政 治 文 學

教 育 家 不 可 不 備

定 價
壹 元 二 角

清代史論卷三

順治朝

○多爾袞率師入關

太宗以崇德八年崩第九子福臨嗣位即世祖章皇帝也以明年為順治元年世祖踐阼時甫六齡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特明總兵吳三桂扼守寧遠聞李闖犯京師令盡撤關外城守統兵入衛三桂率眾西行中途聞京師已陷還次灤州李闖執其父襄趣招三桂降三桂許之既而聞愛妾陳沅為寇所掠大憤疾歸山海關整軍控禦會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督師經略關外三桂遣使至軍前乞師多爾袞遂兼程而進距關十里李闖已遣兵繞攻關外遇清軍敗退李闖悉眾陣關內橫亘至海多爾袞命三桂先進戰酣風發塵起清軍橫躍入陣所向摧陷俄塵開李闖見滿洲軍至驚走賊眾大潰多爾袞遂乘勝入關

昔申包胥乞師於秦而卒以復楚厥後唐借回紇以平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

而唐亦賴以幸存。藉外兵以拯危局。未始非權宜之策也。然非所論於多爾袞入援之舉。當多爾袞出師之日。正明京被陷之時。關外空虛。乘機略地。將乘此以趨燕京。取中原為統一華夏之舉。非若秦之無心圖楚。與回紇沙陀之有意助唐也。吳三桂一駟詐徒耳。試問其所以乞援者。為明乎。為君父乎。有中包胥之心乎。為楚。而後可以用秦師。有郭令公之德足服人。而後可以聯回紇沙陀父子。悔禍効忠。故入河中。復長安。而尚無異志。三桂何人。明清敵國。顧乃急不暇擇。引敵入室乎。藉令當日者。三桂果銳意復讎。力圖討賊。則以屯駐寧遠之五十萬眾。統率西行。簡丁壯。汰老弱。涕泣誓師。與逆闖相見於雄關之下。未始不可以一戰。戰而勝。則乘勢以復燕都。明室得以再造。戰而不勝。則為國捐軀。亦可對君父於地下。就令逆闖勢大。自知不敵。而清軍復略地關外。內外被兵。計不如一面拒賊。一面款清。款清而清為我援。則亦宜與彼訂約。功成以後。犒賞若干。歲輸繒幣若干。關外地界清。關內地仍為明有。吾知當日之多爾袞亦未必不樂從也。即或不然。迎清軍入關。以敵逆闖。而逆闖已望風西走。賊眾無

能已可概見。此時與清議疑。令清軍退駐關外。而躬率明師以入京城。急立明後以為共主。上策也。萬一多爾袞未肯退師。必欲據燕薊為己有。則即據燕薊以酬之。而燕薊以外之土地。尚可收拾餘燼。還諸有明。或都關陝。或都汴梁。猶不失為下策。顧乃寂不一言。獨戀戀於一兒女子之私情。甘作前驅之導。蛾眉猶在。則君之殉國不必顧。父之授首不必問。即舉有明之版籍。盡入清廷。亦不必惜。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此豈申包胥之乞秦師。與唐借回紇沙陀之舉所得比耶。而清廷之奉命大將軍多爾袞。遂乘勢入關。越明畿諸州縣。乘輦而至燕京矣。

注釋

申包胥乞師復楚

春秋時楚申包胥與伍員為友。員父被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誓覆楚。包胥誓復楚。周敬王十四年。

員尊吳入楚。包胥如秦乞師。依於庭牆而哭。絕飲食。借回紇以平安史。唐玄宗末者。七日。秦哀公憐之。乃出師。敗吳。吳師歸。楚子復國。

年。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受禪於靈武。遣使至回紇乞援。回紇懷仁可汗遣子葛羅支率兵助唐。肅宗二年。回紇復遣葉護至唐。與唐將同復東西京。其後

史思明父子先後作亂。回紇復舉兵入。用沙陀以破黃巢。唐僖宗時。黃巢陷

援代宗初年。討平史朝義。回紇乃還師。用沙陀以破黃巢。長安時。李國昌及子克用亡入鞏。鞏信宗赦罪召援。克用將沙陀兵至。與諸道軍大破黃巢。復長安。追而殲之。郭令公。即郭子儀。唐代宗四年。回紇吐蕃入寇。子

儀屯涇陽以單騎見回紇酋長皆乘輦多爾袞至燕京明內監以故明御輦陳皇城外跪迎路左多爾袞辭衆固請乃乘輦而入

●世祖定鼎燕京

多爾袞既入關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令其追殺流賊李闖遁還京師屠三桂家焚宮殿載輜重西去多爾袞率軍趨燕京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改葬思宗暨后妃皆如禮乃齋奏盛京迎世祖入明都是年九月世祖由盛京至京師十月朔祭告天地即皇帝位賞賚滿漢各官有差

清世祖之入主中夏其異有三而得國之易不與焉自古受命之君其上以德其次以力下如曹丕劉裕朱溫輩亦必其權震一國陰移政柄故躬行篡奪而不疑從未有年尚幼冲能統一中原為開國之元首者獨世祖則甫及六齡初嗣位於遼瀋繼移都於燕京開有史以來之創局其異一滿洲之先為女真女真以强悍聞天下滅遼服夏乘勢而南擄徽欽北行猶不敢囊括神皋奄有四

海而世祖則一入明京。驟登帝位。為滿族君華之首倡。其異二。宋藝祖黃袍加身。尚有韓通之抗命。明成祖入據神器。尚有方正學之犯顏。世祖入關宰治。而河北臣民。無一反側。即朱氏遺裔。亦早有奉表歸誠者。以外域而主中華。以冲人而膺大寶。輦轂之下。帖然就緒。其異三。吾思之。吾重思之。豈真天命歸清。莫之致而自至。抑別有亡明興清之原因。寓於其間歟。吾靜繹其三異之點。乃知有三大原因在焉。一由於多爾袞之効忠也。多爾袞以叔父之親。膺託孤寄命之重任。率師東略。乘便入關。設或潛蓄異謀。於手定燕都之後。帝制自為。亦誰敢起而反抗者。故都之間。免孤婦寡。遣使廢立。反手事耳。乃獨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身。掃清宮闕。即迎法駕。有元老在冲主。無憂藉。非然者。寧以六七齡之稚子。能造成二百數十年之大業耶。二由於降將之為前導也。吳三桂。洪承疇。諸人才足以愚衆。智足以賣國。非杜充。劉豫之卑鄙無能。所得而比。大姦如秦檜。而縱還江南。猶僅主和議。未敢舉南宋之版籍。盡獻虜廷。故女真雖強。終不能越淮居守。若吳三桂。洪承疇輩。則甘心事敵。引之入室。覆巢取卵。其長技爾。

有劉整呂文煥之降蒙古而蒙古可以代宋有吳三桂洪承疇之降滿洲而滿洲何不可代明勢有必至無足怪者三由於亂離以後燕趙間之忠臣義士已淪喪而無餘也自逆闖入臨京師殉國者指不勝數范倪以下靡有孑遺僅餘此唯唯諾諾之臣僕與庸庸碌碌之黎民第以富貴溫飽為得計而於入主中國者之為何人概未過問有虐我者吾讎之有撫我者吾后之得清主之噢咻為惠較諸逆闖肆虐相去甚遠庸有不翕然歸服而以為后來其蘇乎孟子所謂事半功倍者吾於清初得之矣然則清世祖之入關定鼎雖曰天命豈非人事正不必詫為奇異也

注釋

曹丕

曹操子篡漢自立國號魏

劉裕

任晉為太尉封宋王其後篡晉國號宋稱宋武帝

朱溫

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

賜名全忠進封梁王未幾篡唐稱帝國號梁史稱後梁

滅遼服夏

金太祖滅遼遼王天祚奔西夏金聞之願以陰山南地界夏令其勿納

祚夏主李乾順與金

徽欽

宋欽宗二年金粘沒喝等陷汴京虜徽欽二帝北歸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徙居五國城

定約遂稱藩於金

而韓通

後周恭帝元年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師禦北漢至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議立匡胤為帝以黃袍加其身擁逼還汴副都指揮使

韓通謀帥眾守禦為軍校王彥昇所言妻子俱死

方正學

名孝孺明惠帝時侍讀經筵及燕王棣入關稱帝召孝孺督令草登極詔孝孺大書

燕賊篡位四字。朱氏遺裔多爾袞入京。故明東原王朱宏榘等奉表歸誠。明遂被磔於市。

杜充劉豫宋高宗二年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三年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金人薄充而立豫為齊帝旋亦被廢縱秦

檜還秦檜從徽欽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與參軍事既而縱還專主和議以報金人劉整呂文煥見前范倪明大學士范景

文尚書倪元潞皆以甲申之變殉難明臣之殉國者以范倪為最

●勦滅李自成

世祖定鼎後除明季弊政近畿安堵乃議出師西征勦李自成時自成西

行入陝據關自固清廷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與吳三桂尚可

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

鐸為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約會於西安是年冬即

順治元年直隸巡撫衛國允沈文奎平畿南肅親王豪格平山東都統葉

臣等平山西遂得專力關陝豫親王等渡孟津而西連破洛陽靈寶諸賊

將以順治二年正月偏潼關自成出關逆戰敗退會英親王及三桂之師

已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克延安鄜州偏西安之北自成棄關還西

安守關賊將馬世堯以衆降。迨清軍由潼關入西安。自成已由藍田出武關走湖廣。揚言欲取南京。英王及三桂軍（豫王已移師取江南）水陸追躡。連敗賊軍。自成竄至通城。率十餘騎禱九宮山。為鄉民所困。殺之。渠魁乃滅。

李闖以米脂遺孽聚衆而東。連陷雍冀梁豫諸州郡。長驅而入京師。亦可謂極古今之變矣。雖然。微清軍之連年入塞。牽制北方。則明師得以全力西嚮。潢池小醜未始不足平也。思宗九年。盧象昇嘗敗賊於裕州。殲自成精騎殆盡。十一年。洪承疇又大破賊於潼關。李闖妻女俱失。僅以十八騎遁商洛矣。曩令盧洪二人久駐晉豫間。則逆闖已窮蹙無歸。搜而捕之。固易事耳。乃流寇之蕩平有日。而邊塞之警報頻聞。象昇入衛。為國捐軀。承疇出關。喪師降敵。外憂日迫。內備又虛。以此逆闖復出而不可制。是故清軍者。猶逆闖之外援也。逆闖者。猶清軍之前驅也。無清軍則逆闖不張。無逆闖則清軍不入。至其後翦滅逆闖。則又得力於明之降將。而清尤藉之以竟其功。觀多爾袞入關之始。令吳三桂引軍

先進而彼則立馬東山。為以逸待勞之舉。當時背關血戰。十盪十決。呼聲震海。嶠者固三桂所統之明師也。逮清軍入陣。逆賊之銳氣已挫。乃望風而靡矣。厥後阿濟格出師西北。三桂仍率軍偕行。而尚可喜亦與焉。多鐸出師東北。則隨行者為孔有德。以降將為先導。庶中國大勢可以周諮。何道可入。何城可攻。凡疆域之險夷。山川之高下。程途之遠近。洞悉靡遺。則自收出奇制勝之效。阿濟格以一軍拊賊背。由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克延安。下鄜州。偪西安之北。多鐸以一軍盪賊胷。涉孟津而西。越洛陽。拔靈寶。降潼關。偪西安之東。前後夾攻。直令逆闖無容身地。竄走湖廣。又水陸追躡。七破其衆於長江流域間。不數月而渠魁授首。秦楚底定。何兵鋒之銳若此。毋乃由三桂有德輩預為參贊。默操勝算於帷幄中耶。不然。以塞外之清軍驟入中原。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亦安能駕輕就熟。一戰而掃歷年之積寇也。嗚呼。逆闖橫行海內十餘年。斯民之受其屠毒者。幾不知千百萬人矣。迺卒為清軍所感。窮竄九宮山。被鋤於數十鄉民之手。至於血體糜爛而不可辨。益知罪惡貫盈者之必無善果也。然明因彼

而墟宗社。清因彼而主中華。闖賊有知應自悔其肇亂之失計矣。顧吾謂闖賊不足責。而清室之降將。對於清不得謂非忠。對於明之列祖列宗。其自問果何如耶。

注釋

米脂

縣名。今屬陝西省。李自成未脂人。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好鬪。犯法當死。被脫為屠。後依其舅高迎祥為

亂號闖將

裕州

今改名方城縣。屬河南省。裕州北有七頂山。盧象昇敗闖賊於此。

潼關

屬今陝西。潼關縣。商洛今陝

縣南有

象昇入衛

承疇降敵

俱見前卷。

立馬東山

山海關之役。李自成挾明太子諸王於西山。多爾袞率英

豫二王於東山

保德州

今山西省保德縣。保德為黃河南下水道。

延安

屬陝西省。清置延安府。治膚施。民國二年。裁延

安府留

鄜州

今改鄜縣。屬陝西省。

西安

係陝西省會。清置西安府。治長安。民國二年。裁府留縣。

孟津

見前卷。洛陽縣

今屬河

靈寶

縣名。今屬河南省。

七破其衆

如江北之鄧州。承天。德安。江南之武昌。九江等處。

九宮山

在湖北省通山

縣南九

血體糜爛

鄉民擊死李自成。鋤碎其首。清軍遣識自成者驗其屍。糜爛不能辨。

明福王之擁立及敗亡

福王由崧。明神宗孫。福恭王常洵子也。與潞王常芳（穆宗孫）避寇至淮

安。思宗殉國。南京諸大臣議立君倫序。當屬福王。而不逮潞王之賢。明鳳

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庸閣，以兵送至儀徵，迫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擁立，遂即位南京。改元弘光。士英以擁戴功入閣，出可法至江北督師。江北分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高傑轄徐泗，劉良佐轄鳳壽，黃得功轄滁和，畫淮而守。然互成讎隙。士英又引用閣黨阮大鍼，招權罔利。上下解體。清、豫、王多鐸以順治二年三月自陝西分道而東，會於歸德。所過州縣皆迎降。明高傑出兵防禦，為睢州總兵許定國所殺。定國降清。寧南侯左良玉、嫉士英，以清君側為名，又由武昌南下。士英召四鎮兵入衛，沿淮無一兵。比良玉病死九江，清軍已渡淮至揚州。揚州陷，進克鎮江，直抵南京。福王率宦官宮妾走蕪湖。士英大鍼走杭州。明忻城伯趙之龍等以城降。多鐸分兵攻蕪湖，守將黃得功陣歿。總兵田雄劫福王降清。南都亡。

晉元帝也。宋高宗也。明福王也。皆史所稱為偏安。江左者也。顧晉元帝即位建康，而傳國至百餘年。宋高宗南徙臨安，畫淮自守，亦傳至百數十年。獨明福王則改元以後，僅五閱月，即身為人俘，國為人滅者，何哉。迨互勦其得失，迺知東

晉南宋之所以存而明福王之所以亡也。八王相殘，二王被虜，典午子孫喪亡殆盡。舍瑯琊王睿而無可與立者，劉琨、慕容暉、段匹磾等，合南北以勸進人望，協而帝位自安。宋則自徽欽北狩，親王皇孫亦羣為金俘，獨康王構尚在濟州。本徽宗之血胤，奉孟后之手書，興滅繼絕，名正言順，以此維繫人心，得繇國祚。若福王雖倫序當立，而臣民多屬意路王、馬士英，窺竊政權，私為擁立之計，輿情未洽，內外離心，此其所以速亡者。一懷愍陷敵，瑯琊王睿嘗傳檄北征，徽欽被圍，康王構亦移師東下，雖事卒未果，猶有枕戈待旦之虛聲。福王則避亂淮安，毫無宿望，史可法七不可之議，靡一虛誣。驟起而膺南面之尊，仍未稍改從前之惡習，寵閣寺，興土木，耽聲色，在在為覆國之媒。吾未聞東晉南宋之初造有如此之倒行逆施者也。此其所以速亡者。二有寄命之王茂弘，有擊楫之祖士雅，而后王敦、石勒不得而亡晉；有李綱、趙鼎之為相，有宗澤、張浚、韓世忠、岳飛之為將，而后汪黃苗劉與金之撻懶兀朮不得而亡宋。福王僅得一史可法而不能用於內，而六部外而四鎮皆貪憚跋扈之徒，未聞有効忠不貳者。君不君，

臣不臣。寧能久乎。此其所以速亡者。三。劉聰死而漢亡。前後趙又自成。讎敵無暇為東晉患。厥後五胡餘衆亦迭起迭衰。互相魚肉。故江東得以苟延。女真之強。雖非五胡比。然以兀朮之銳意深入。卒不能勝韓岳之師。天會以後。勢亦稍衰。蒲魯虎等陰為內訌。女真且有內顧之憂。金宋議和。鴻溝立約。宋之得保有江南者此也。若清則初入華夏。銳厲無前。以百戰之兵。掃烏合之衆。摧枯拉朽。意中事耳。此其所以速亡者。四。嗟夫。南都失守。明祚乃亡。揆厥原因。實兼四失。世嘗以偏安江左。含垢忍辱。為晉元宋高。咎予。謂晉元宋高。固不得為英武主。然能支撐半壁。留遺後嗣。亦有足多者。觀明福王之忽焉而亡。求為小朝廷而不得。迺知偏安之尚非易事也。

注釋

晉元帝

名睿。司馬懿曾孫。瑯琊王。觀之子。

宋高宗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

北狩。即位南京。遷都臨安。

建康

即今江寧。

臨安

即今杭州。

凡九傳。共一百五十二年。

典午

蜀志。譙周傳。典午忽。

濟州

今山東省。

孟后

哲宗廢。懷愍

西晉二主。先後

傳檄北征

愍帝被虜。瑯琊王睿移師東下。

金國宋忽康王構

東平進淮安今江蘇省淮安縣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王茂弘王導字茂於元

弘方寄卿以祖逖後七師雍邱後趙不取窺邊王敦元帝始鎮江東敦總征

百里之命江寧為諸軍石勒後自立稱趙王汪黃汪伯彥黃潛善苗劉苗傅劉正彥

所破敗死劉聰劉端子聰死立子榮為其下斬準所前後趙前趙劉曜後趙石勒五胡

為韓世忠劉聰劉端子聰死立子榮為其下斬準所前後趙前趙劉曜後趙石勒五胡

所執誅之劉聰劉端子聰死立子榮為其下斬準所前後趙前趙劉曜後趙石勒五胡

天會金太宗年號蒲魯虎金太宗子與太宗從弟撻懶握金政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崇禎元年舉進士以勦賊積功拜南京兵

部尚書福王之立可法有七不可之議因馬士英脅以兵力不得已從之

士英入閣辦事可法自請出鎮淮揚迨江北四鎮分立爭欲駐揚州高傑

尤以强悍聞賴可法調停始皆聽命可法乃開府揚州屢以討賊復讎為

請會高傑與黃得功構兵復和解之日與高傑談忠義高傑感悟奉約束

遂令傑出師北征遣諸將分戍要地為控禦計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招降可法報書不屈既而高傑進次睢州為總兵許定國所誘殺可法聞變

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亟馳赴高傑故營。招撫其衆十餘萬。移駐揚州。時清豫王已南下。渡淮。可法方將移軍援泗。適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敗。良玉軍。良玉亦病死。急還揚州。清軍已抵城下。檄各鎮兵會援。無一至者。遂率諸文武分陴固守。至七晝夜。城卒陷。可法被執。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見殺。時人比諸宋末文天祥云。

明末之盡瘁報國者。莫如史督師可法。惜乎其非將帥才也。福王之淫昏。可法知之稔矣。乃以馬士英之迫脅。不得已而擁立。非可法本意也。然試問平時之所司者何事。儼然握兵部之重權。而令疆臣跋扈。一至於此。不先為之戒備乎。顧猶曰。任事未久。牽掣太多。欲戒備而無暇也。既而出鎮淮揚。命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責任亦可謂專矣。當時之分戍兩淮者。惟黃得功猶有忠勇風。良佐澤清。貪狡不足道。高傑暴悍。攻城掠民。身膺分閫。而行同盜賊。斯豈可與圖戎事耶。可法奉命往解。傑謁帳中。變色汗背。此時可誅則誅之。不可誅亦宜聲罪詰責。藉折其驕蹇之萌。漢高祖馳奪韓信軍。信不敢動。有措置予奪之術。而

後可以制三軍。可法徒事調停。反加溫語。微特傑不知感。且生輕蔑之心。儀真之襲。所由來耳。夫可法既欲坦懷相與。以籠絡高傑。則遣黃得功之移駐儀真。以牽制其旁。亦胡為者。傑襲儀真。其曲在傑。不辨自明。然要未始非可法致之也。可法至此。又不能罪傑。徒贈千金於得功。以慰其心。而傑之志乃愈驕矣。驕則必敗。無論其出駐徐州。進次歸德。為許定國所誘殺也。即或不然。以輕躁之塞師。當銳厲之清軍。寧能不敗且亡乎。況厚待高傑。內足啟中樞之忌。外并無以服諸將之心。不待清軍深入。而可法之勢已孤。至於揚州圍急。移檄促援。澤清良佐。已陰懷異志。得功亦未聞馳赴。豈其相隔太遠。鞭長莫及歟。抑得毋以高傑故。有不慊於可法。而姑為觀望。遷延歟。城陷之日。可法殉節。忠則忠矣。而不無遺憾。設令馭將有方。賞罰悉當。則將士不至解體。而東南半壁。容可支持。未必若是之速亡也。雖然。當危難交乘之日。獨以子身奔走江淮。志決身殲。而不恤。以視十七侯伯之匍匐道旁。叩馬乞降。其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矣。迄今過梅花嶺畔。瞻仰穹碑。猶想見其登陴泣血。誓死固守時也。

注釋 高傑攻城掠民傑欲駐揚州州民畏傑不納傑攻變色汗背高傑素

聞可法至進謁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漢高出榮陽至成

韓信方破趙漢高即馳入趙儀真之襲州史可法慮高傑跋扈令黃得功由廬

壁就信帳中奪其印符以去儀真之襲州移駐儀真會得功因事赴揚州高

傑襲之於上橋得功跳入垣中乃免傑復潛持贈千金得功甚請與傑決戰適

儀真得功兵亦多受傷者儀真今江蘇省儀徵縣贈千金甚請與傑決戰適

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並慰解之徐州元設徐州府屬江蘇省民國歸德設

出千金為贖令傑償其馬事乃解徐州元設徐州府屬江蘇省民國歸德設

歸德府屬河南省民國二 中樞之忌高傑死可法撫其軍請以傑甥李本深

年裁府留附郭之商邱縣 楊州圍急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澤清已潛

命其私人監澤清良佐陰懷異志楊州圍急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澤清已潛

軍所部皆潰 梅花嶺在揚州新城廣儲門外可

●明魯唐二王始末

南京敗沒潞王常淂流寓杭州清軍南下常淂降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

等奉魯王以海(明太祖十世孫)至紹興稱監國故明禮部尚書黃宗周

及南安伯鄭芝龍等擁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至福州即帝位改年隆

武於是故臣遺老復相約舉兵所在響應江南降將亦有歸明者浙江郡邑多為明守安慶江西亦義旅四起或通表隆武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是時清軍分兩部駐江寧者為貝勒勒克德渾（代豫王多鐸）及洪承疇駐杭州者為貝勒博洛兩軍南北分攻諸起兵者皆先後殉節唐王頒詔浙東魯王不受張國維等議募兵規復浙西而總兵方國安納馬士英阮大鍼諸奸黨屢次阻撓清貝勒博洛以順治三年三月臨錢塘江張國維督諸將拒戰方國安即擁兵數萬遁挾魯王奔台州國維不能支退守東陽馬阮等啖國安執魯王以獻魯王脫走航海後卒於臺灣國維赴水死國安降清與馬阮皆為清誅博洛進軍福建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得旋敗死婺源鄭芝龍已陰受洪承疇約款詭稱海寇入犯盡撤關隘水陸諸防清軍長驅入閩唐王奔汀州為清軍所追及被執不食死芝龍降清閩地平

南都陷福王虜中國大勢十去八九而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稱帝於福建斯

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況其為蕭牆構釁。互啟猜嫌。以庸闇之主。統囂凌之衆。有萬不可以久存者在耶。吾試述魯唐二王始末。以為世之同室操戈者戒。魯王以海者。明太祖十世孫也。唐王聿鍵則為太祖九世孫。本天潢之遺胄。分據浙閩間。情則叔姪。誼則輔車。曩令僂力同心。共圖興復。幸而勝。合謀北嚮。一軍出杭州以搗江淮。一軍出江西以窺湖廣。則大江以南。可為明有不幸而不勝。左阻嶺嶠。右扼錢塘。首尾相援。亦或可力支殘局。又況遺臣四集。義旅紛起。收合餘燼。徐議挽回。吾知清室雖彊。勢難驟下。而藝祖之祀。尚得延一綫於東南。未始非持危扶顛之一策也。觀唐王之貽書紹興。謂吾無子。王為皇太姪。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此亦一推心置腹之言。魯王以海。固唐王之猶子耳。退就藩服。權居臣位。待人心已定。江表少安。揆諸立嗣以功之例。舍魯王誰與承襲者。即或不爾。而此心可告祖考於無忝。寧必竊位稱尊而後快乎。乃熊汝霖出檄嚴拒。忠蓋如張國維。亦馳疏抗命。獨不思區區閩浙。唇齒相依。且不能。而暇為此骨月尋讎之舉。是正自速其斃者也。至於方國安劫使奪餉。閩浙

水火欲不亡而不得矣。顧魯王之失固無可辭。而唐王亦非真無過者。魯王嘗遣陳謙使閩矣。奉書不遜。拘而戮之。鄭芝龍疏救不從。遂蓄異志。夫對於敵國。且未可拘戮使臣。況誼屬同宗。未曾失好。願以一朝之忿。遽命加刑。亦烏怪將士離心。陰圖變計耶。浙有一方國安而浙亡。閩有一鄭芝龍而閩亡。誰為主帥。而縱令至此。然後知夏少康之岨興。綸邑與漢光武之奮起。秦陵固有太過人之才智。而非魯唐二王輩所得望其項背也。魯王跳海以死。唐王絕粒以終。故老遺黎亦以所奉之非人。迭斃於水火刀兵之下。良足悲已。或謂當大勢已去之餘。而孤臣孽子猶有志恢復。憑守一隅以圖再舉。斯固不可以成敗論者。吾謂原其心可也。原其心而并略其迹。不必也。鑒魯唐二王鬩牆之禍。然后知魯唐二王之所以亡。否則一成一旅亦足中興。寧必以強弱不敵為解哉。

注釋

熊汝霖

時為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

張國維馳疏抗命

唐王遣給事劉中藻領詔浙東張國維馳疏唐王有

成功以後入關者王臣

方國安劫使奪餉

唐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齎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方國安從

不能朝秦暮楚等語

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且檄數唐

王罪張國維聞之歎曰曲在我矣

陳謙使閩

魯王遣都督陳謙使閩書稱叔父不稱陛下唐王怒拘謙

下獄。鄭芝龍與諫有舊。疏救甚力。至願以官贖。諫罪。唐王不聽。殺之。芝龍遂通款於清。綸邑。今河南省虞城縣東南。有綸城。古夏少康邑。 春

陵鄉名。在今湖北省棗陽縣。漢光武起兵於此。

張獻忠伏誅

明末流寇李自成外為張獻忠。獻忠以崇禎三年肇亂陝西。往來河南湖廣四川江淮間。所過皆墟。明軍議撫議勦。獻忠降而復叛。至自成犯闕。獻忠入川。弘光即位南京。命故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軍事。兵力弱。不能討賊。而清軍破李自成後。銳意南下。亦不遑西顧。獻忠遂以成都為根據地。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以殺人多少敘功。川中無人迹。順治三年春。命肅親王豪格等率師西討。適偽將劉進忠聞獻忠有盡殺川兵之意。走降清軍。乞為鄉導。攻獻忠於西充鹽亭間。斬之。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潰走川南。尋入貴州境。清軍追至遵義。以餉匱旋師。四川略定。

清初之最快人心者。惟出師西征。誅滅張獻忠一事。獻忠之殘虐。為歷史以來

所未有。李闖視之弗如多矣。當其隸籍戎行。犯法當死。陳洪範奇其狀貌。為之脫罪。是猶張守珪之釋安祿山也。姑息縱奸。去而為盜。十八寨之嘯聚。自此始矣。既而宛城受創。設計偽降。熊文燦受之。穀城之叛。議者皆為文燦咎。文燦信有罪矣。而溯其受降之原因。則仍出於陳洪範之請。洪範何愛於獻忠。其力為解脫者。貪私賂而忘公憤耳。迨左良玉敗之於瑯山。俘其妻妾。而復因狡賊之閒計。圍而不攻。任其脫網。是釀成巨寇之變者。陳洪範為首。左良玉次之。而如熊文燦之昧於幾先。又其次焉者也。自是厥後。叫囂乎荆豫。隳突乎江淮。雞犬一空。水陸盡赤。崇禎之末。西趨川蜀。蟠踞成都。僭稱尊號。遣諸將分屠郡邑。殺人民至六萬萬有奇。川中無人迹。夫以犯法而不誅。偽降而不誅。被圍而又不誅。乃令其東西馳突。屠害生靈。豈其劫運使然。及推原其禍之所由來。不得不痛恨於縱盜為殃之首惡也。且吾聞草澤竊發之徒。其桀且黠者。亦必詭託仁義。以籠絡人心。未有暴戾恣睢如張獻忠者。讀明史流賊列傳。至張獻忠之慘虐。實聞所未聞。其偽將中之殺人少者。且剝其皮。族其家。以如是殘賊之一夫。

而橫行中原十餘年。吾不知其何術而致此。洎乎清軍西討。突遇於鳳凰坡。一矢相遺。即倉卒墜馬。蒲伏積薪下。牽出斬之。似捕獲固甚易易者。借曰罪惡貫盈。天特假手清軍以斃此賊。夫獻忠之罪惡貫盈久矣。天道有知。即千百獻忠亦早殄滅。僅僅一獻忠之身首。鬻割亦不足蔽辜。胡為遲之又久。乃始伏法。天乎人乎。吾不敢知也。要而言之。明不能除一獻忠。有以決明之必亡。清誅獻忠第費一手一足之烈。事半而功倍。其足以大快人心。而造成二百數十年之國祚也亦宜。

注釋

隸籍戎行

張獻忠陝西省膚施縣柳樹灣人。嘗從軍隸總兵王威部下。犯法當斬。陳洪範請釋之。旋逃去。張守珪釋

安祿山

祿山本營州雜胡。為張守珪養子。命討奚契丹。敗績。守珪欲活之。執送京師。竟得赦罪。十八寨崇禎三年陝西

衆十八寨應之。宛城受創。獻忠嘗偽為官兵。欲結宛城左良玉。熊文燦受降。自稱八大王。宛城受創。適至前鋒羅岱射中其額。馬馳以知熊文燦受降。

崇禎十一年。熊文燦總理河南山陝湖廣四川軍務。時獻忠受創不能戰。聞陳洪範隸文燦麾下。賂以重幣。托詞請降。洪範為之請。乃受之。穀城

今湖北省屬縣。崇禎十年。瑪瑙山。明時屬四川太平縣。開計崇禎十三年。左良

瑪瑙山。俘其妻妾。獻忠窮蹙。因遣間說良玉曰。剝皮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獻忠遁去。剝皮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

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因殺人少。加剝皮刑。并屠其家。鳳凰坡在四川鹽亭縣附近。

明桂王之割據

唐王敗沒桂王由榔明神宗孫桂王常瀛次子在梧州。故明兵部侍郎瞿式耜與兩廣督臣丁魁楚迎至肇慶。即位稱帝。建元永曆。時湖廣總督何騰蛟收降李闖餘衆。勢頗盛。因閩廷已覆。亦與雲貴督師堵允錫連署勸進。惟明大學士蘇觀生擁立唐王聿鍵弟聿錡於廣州。與肇慶抗衡。桂王遣兵攻之。不克。而清貝勒博洛已令副總兵李成棟等由閩入粵。直搗廣州。聿錡君臣倉卒不及禦。皆自殺。成棟軍進逼肇慶。桂王奔梧州。肇慶陷。再奔桂林。復自桂林奔全州。留式耜固守桂林。會清命孔有德尚可喜等攻湖南。何騰蛟不能禦。走衡州。桂王為其將劉承胤由全州刼遷武岡。有德等率軍直入。承胤以武岡降。桂王脫走柳州。騰蛟輾轉入桂林。與式耜議定畫地分守。遂移鎮全州。清軍攻之。不克。進攻桂林。因騰蛟還救。亦不下。桂王得還桂林。既而騰蛟議入取長沙。至湘潭。衆將皆潰。為清將徐

勇所劫死之。越年清軍陷桂林。式耜亦被殺。桂王已早去潯州。旋奔南寧。是清順治三年至七年間事也。

桂王由榔之立。較諸浙閩之情勢。益無能為矣。當其時。大厦已傾。勢無可挽。即得一聰明英武者。以孤守嶺南。亦未足支持殘局。況如桂王之庸劣無能者耶。或曰。有何騰蛟在。或曰。有瞿式耜在。嗚呼。何瞿二公之氣節。非不足為明末之後勁。然其志不貳。其遇已窮。其忠有餘。其識亦未足。處此險阻艱難之會。僅恃一二樸誠士。固不得而圖効也。當夫何騰蛟之居湖南也。逆闖已斃。賊將劉體仁。郝搖旂等皆來歸。李錦高一功。亦率眾三十萬降。夫劉郝輩且不必論。李錦非逆闖之兄子耶。高一功非逆闖之妻弟耶。逆闖之得罪於明甚矣。兄子妻弟。罪在不赦。乃以窮蹙乞降。驟予顯爵。為問故明舊將。其能無解體乎。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胤輩。跋扈專擅。何莫非自此致之。騰蛟自以為推誠布公。足以得眾。不知敵未至而人心已渙。敵一至而全局分崩。雖多亦奚益者。衡永迭陷。單騎脫逃。惟其後全州一戰。差堪報績。然亦由瞿式耜之餽餉相繼。得以成軍。迨進

趨長沙之策方定。而進忠不忠。赤心未赤。徐勇至而子身被虜矣。若夫瞿式耜為擁戴元臣。與桂王義同休戚。王坤之用不能禁。蘇觀生之隙不能解。劉承胤郝永忠之專不能制。至廷臣樹黨相角。又不能調劑其間。其才智之優劣可概見矣。惟固守桂林。直達三年之久。與士卒同甘苦。以忠義相鼓勵。軍糧不足。則取內室之簪珥以佐之。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有足多者。顧亦由李成棟輩之背清。孫可望等之附明。嶺南道梗。清軍不遑南下。始得此殘喘之苟延耳。逮夫騰蛟殉節。李成棟等復相繼歿。區區尺土。勢孤援絕。式耜雖忠。寧能徒手却敵耶。嗟夫。天下事當智力兩窮之日。徒欲憑寸衷之孤憤。以號召一隅卒之劇盜。難為吾用。悍將未可與俱。儉人腐豎。更不能與一朝共事。進跼蹐而談仁義。對共驩而言道德。吾未見其有成也。易曰。苦節貞凶。讀何瞿二公傳。其言驗矣。至如桂王由榔。一愚柔主耳。淫昏雖不若弘光。闇弱且過於隆武。弘光亡。隆武覆。何有於永曆哉。得失之故。不足辨焉。

注釋

李錦高必正

李錦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暨餘衆三十萬。至澧州乞降。何騰蛟令堵允錫撫之。置之荊州。唐王授錦

前部左軍。賜名赤心。一功右軍。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胤。皆左良玉部將。騰蛟賜名必正。並挂將軍印。封列侯。

將設十三鎮。其後朝宣衡永。二州名。明時屬湖廣。清皆置府。全州屬廣西。先璧等皆驕蹇不受命。

改州長沙。今湖南屬縣。進忠。馬進忠。取常德。總制堵允錫惡之。調李赤心至。令進為縣。

去赤心見空王坤。即王肇基。崇禎時監餉宣府。擅作威福。福王時奔南京。城亦棄走。

永忠。即郝振旂。封南安侯。與清軍戰於靈川。敗績。奔至桂林。劫廷臣樹黨。

自肇慶諸臣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曹華。耿獻忠等。自誇降附功。氣陵朝士。

迄於簪珥。式。韜妻邵氏。捐簪珥以佐軍餉。李成棟孫可望。詳見下篇。跣躄。皆盜名。共驩。共工驩兜。見虞書。

諸方鎮之通表永曆

順治五年。清總兵金聲桓及提督李成棟。以清廷賞不副功。怨清歸明。聲

桓據江西。成棟據廣東。先後通表永曆。大同總兵姜瓖亦反正於山陝。明

遺臣羣起應之。清廷憂甚。亟遣都統譚泰及和洛輝會尚可喜耿仲明攻

江西廣東。親王濟爾哈朗及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郡王博洛及尼

堪擊姜瓖於大同。越年譚泰軍自九江徧南昌。城陷。聲桓赴水死。進陷信

豐成棟亦敗。歿。姜瓖被博洛等所困。為部下所殺。濟爾哈朗之師亦連捷。湖南殺明督何騰蛟。孔有德直入廣西。於順治七年克桂林。守臣瞿式耜殉焉。是時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自川南擁衆入雲貴。據有其地。可望乘桂王窮蹙。求封秦王。復遣兵至南寧。劫桂王徙安隆。李定國不直。可望自率兵攻陷湘粵等郡。旋為清軍所敗。走保南寧。桂王密召定國入衛。定國遂入安隆。迎桂王赴雲南。可望怒。攻定國。敗走。至湖南降清。清遣洪承疇、吳三桂及都統卓布泰三道進兵。陷貴陽。趨雲南。定國不能支。走騰越。桂王奔緬甸。是順治七年。至十六年間事也。

永曆帝之屢瀕於亡。而苟延至十數年者。有二因焉。一則曰。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也。一則曰。孫可望、李定國之就撫也。夫自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而贛粵歸明。永曆得以苟延者數年。孫可望、李定國之就撫。而滇黔附明。永曆得以苟延者又數年。雖事卒未成。而成棟、聲桓與可望、定國之功。似亦有不可沒者。嗚呼。同一亡爾。何足以言功。且亦思成棟、聲桓與可望、定國之為何如人乎。成棟

高傑部將也。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果其心乎為明則胡為降清。既降清矣。胡為而又歸明。反覆小人。罪不容誅。孫可望李定國輩。盜賊耳。以元惡大憝之張獻忠而事之。若父殺人如草芥。其橫逆也尤甚。獻忠敗而竄據滇中。通表永曆。假名服衆。心目中豈真有明室者。故無論若輩之終於債事。或死或降於明室。無尺寸効也。假令李成棟諸人得長保贛粵。孫可望諸賊得長保滇黔。則永曆帝不被廢於成棟。必見弒於可望。況成棟固嘗請駕東幸矣。可望又嘗劫使西遷矣。蓄謀不軌。路人皆知。成棟之計被阻於瞿式耜。不旋踵而敗死。信豐故逆跡未著。然父死子在。猶且把持朝政。流毒明廷。可望則挾主自專。擅戮從臣。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定朝儀。儼然帝制。微白文選之私。迓西府。則秣陵之醜。姑孰之金。可延頸以待也。聲桓據贛。遠隔朝端。又俄焉被圍。俄焉戰歿。即欲挾權而亦未逮。定國扈蹕入滇。執禮較恭。然安知非效曹阿瞞之故智。佯示以誠。而徐圖於後者。第不幸事敗。其謀乃未遂耳。且夫國家當用人之際。似宜兼收並蓄。而不當剝印難封。然惟此反覆之小人。則萬不可用。桀黠之積盜。則尤不可用。彼

固未嘗有助我之忠誠。或利我之弱以爭權。或藉我之威以逞志。其順也因之而順。其逆也因之而逆。帝位徒擁虛名。元戎徒為旒綴。敗則且市我於敵。成亦必代我以興。此而期其同心戮力。以死相報。得乎。永曆帝之終亡。可以鑒矣。獨是成棟聲桓。皆死於敵。定國亦以憤懣終。於無可原之中。尚有可原之迹。可望則怙惡不悛。因窮蹙而降。清廷不與眾共棄。反加以封賞。其誤甚矣。始基不慎。無怪末世之尚不明若也。

注釋

事之若父

孫可望李定國皆張獻忠養子

請駕東幸

李成棟請桂王至廣州。桂王將赴之。瞿式耜慮其披王專權。上

疏力爭。桂王

信豐

今江西南昌。成棟敗死於此。

把持朝政

成棟子元胤受桂王封為南陽伯。任錦衣都指揮。專政樹

黨。以底

擅戮從臣

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餘人。皆為孫可望所殺。

白文選

私逐西府。桂王密召李定國入衛。可望偵

知之。遣將白文選

至安隆

促桂王移黔。文選不直其所為。密告桂

王曰。姑避行候

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既而定國至。迎桂王入滇。秣陵之醜

宋主劉裕篡晉。廢恭帝為零陵

王。以毒酒一甕。酖王於秣陵。

姑孰之金

梁王蕭衍篡齊。廢和帝為巴陵王。遣人至姑孰。以生金胎之。王曰。我

死不須金。醇醪足矣。

曹阿瞞

即魏曹操。迎漢獻帝至許都。自為丞相。專國政。

刊印

王印刊敕。忍不能

子。刊訛。缺也。言手弄

封賞

清封可望為義王。

清封可望

為義王。

多爾袞身後罪案

攝政王多爾袞以順治七年冬卒於喀喇城。詔臣民易服舉喪。喪儀悉用帝禮。方世祖即位之初。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等密謀推戴多爾袞。多爾袞置之於法。及入關定鼎。併吞中夏。多出其力。故生前尊為皇父。死後亦特予隆儀。翌年春。近侍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其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指為僭圖不軌之證。鄭親王濟爾哈朗以下。合詞證成其獄。且及其逼死肅親王。肅親王豪格以順治五年被訐幽繫而死。遂納其妃之罪。於是撤去廟享。追奪其母妻封典。及嗣子襲爵。並籍沒家產。凡從前阿附攝政王者。悉罪之。殺大學士剛林。祁允裕。

武庚叛周。管蔡流言。而周公旦遭不利孺子之謗。夫周公旦。古聖人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叔父之親。輔王攝政。猶且毀謗交乘。至出於兄弟骨肉之口。況其下焉者乎。霍光驂乘。芒刺在背。汝愚定策。授鼎遭讒。自來位震人主之大臣。雖安國家。定社稷。利民人。功業卓著。而其受禍。也不在身前。即在身後。此伊尹

所以有寵利之戒。老子所以有止足之言也。若清初之攝政王多爾袞。有入關定鼎之大功。身死未幾。告訐相仍。至合詞證成其罪。追奪封典。籍沒家產。夫亦大可悲矣。攝政王多爾袞者。太祖之子。太宗之昆弟也。世祖嗣統。與鄭親王夾輔國政。當時阿達禮碩託輩。密圖推戴。設令多爾袞早蓄異謀。則猝幼主而去之一。反手事耳。乃首發陰圖。立誅二子。并治附和諸臣之罪。其立心之坦白。已可概見。迨至奉命入關。長驅而抵燕京。斯時大權在手。令出必行。稍有異志。黃袍立加於身上。夫誰得而拒之。顧燕京底定。即上書告捷。迎駕入都。其竭誠報主之心。固無間之可指也。夫有可恃之爪牙。而不之恃。有可乘之機會。而不之乘。至於嗣君漸長。帝位已固。反欲起而篡奪之。忽其易而圖其難。豈以勇略過人之多爾袞。而愚昧若此。況乎肩輿入朝。不受諸臣之跪接。叩首拜賜。毋違咫尺之天威。平時之謙尊而光。頗合古大臣風度。求諸滿族中。殆可謂庸中佼佼矣。詎意墓門未生宿草。而謗書已報盈廷。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輩。以多爾袞之侍臣。連章上告。濟爾哈朗。博洛尼。堪滿達海等。以多爾袞之至戚。羅織成文。

一則甘心賣主。一則無故滅親。至今竊造大業之元勳。指為潛圖不軌之首逆。奪封沒產。罪及妻孥。其時下穿投石者流。固不足道矣。世祖蓋亦寡恩哉。雖然。必以多爾袞為無罪。多爾袞非真無罪也。肅王豪格。以嫌疑被逮。豪格死而多爾袞納其妃。夷狄之俗。猶存倫紀之防。安在多爾袞之罪案。莫此為甚。至於儀仗音樂。擅擬至尊。邸第門閤。無異宮闕。藏御用之珠寶。擅大內之信符。此則國家新造。法制未定。多爾袞自以元輔懿親。與國為體。一切形迹。概從疏略。而不得誣為謀逆之證。彼濟爾哈朗諸人。當多爾袞得勢之時。極力貢諛。議崇體制。迨歿未三月。即以當日之媚。多爾袞者。罪多爾袞。小人之口。誠可畏也。嗚呼。有公孫碩膚之德。而后可以靖流言。若多爾袞者。其心可諒。而其迹不能無虧。此其所以貽禍身後歟。夫多爾袞且貽禍身後。况議親議功之不若多爾袞者哉。

注釋

武庚

商紂子。周武滅紂。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殷。成王立。二叔以武庚畔。并言周公將不利孺子。周公居東二年。乃討武庚。管叔誅。

之芒刺在背

漢大將軍霍光。迎立宣帝。謁見高廟。光驂乘。帝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授鼎遭讒。宋

部尚書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寵利。書伊訓下篇。臣罔升天。後迎立寧宗。為韓侂胄等所忌。以此坐罪。寵利。以寵利居成功。止足。

老子知不足。肩輿入朝。順治二年五月多爾袞有與入朝叩首拜賜世祖賜辱知止不殆。

馬多爾袞叩首謝恩。世祖傳語此等小節不必行。博洛。時封端尼堪時封敬大禮多爾袞曰上年幼冲臣不敢違禮以褻主威。

滿達海。時封翼親王。議宗體制。順治二年鄭親王定議以攝政王代天行政一切儀制有加王固辭曰予在上前未敢違禮他處如

汝等議行可也。公孫碩膚。見詩幽風。

皇太后博爾濟錦氏之被廢

博爾濟錦氏者。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也。於順治八年冊立為

后。十年八月降皇太后。博爾濟錦氏為靜妃。改居側宮。大學士馮銓等疏諫

不聽。禮部尚書胡世安以下復交章力諫。始命諸王貝勒及各大臣會議

鄭親王濟爾哈朗首王廢后。議遂決。乃改冊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女為

皇太后。

歷代廢后之事。史不絕書。然皆屬於衰世者為多。衰世之主。乏刑于之化。於是宮

闈之變端百出。輒有廢后之舉。若當開國之初。其以廢后聞者。吾見亦罕矣。惟

漢光武之廢郭后。溺私愛而昧公義。論古者嘗以是少之。至清世祖之廢皇太后。

博爾濟氏。毋亦踵光武之覆轍耶。夫夫婦大倫也。夫婦反目。為不能正室之漸。平民且不可。況在帝室。業已后位定。大禮成。則上以承祖妣之遺徽。下以示子民之準則。苟非其后有大不肖。則萬不可以輕易。惡有倏然怒之。即倏然廢之者乎。當世祖之敕諭禮臣也。謂后為睿王所主議於幼冲時。因親定婚。冊立之始。即志意不協。宮闈參商。如斯言。則世祖之廢后。非真嫉后也。嫉睿王耳。嫉睿王而以嫉后耳。順治七年冬。睿王歿。八年。上親政。其時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送女至京。吳親王滿達海等請於二月內行大婚禮。上不許。逾月。即追論睿王罪狀。撤其廟享。奪其母妻子封典。是其所以拒滿達海等之請者。固明明為睿王故。而遷怒於博爾濟錦氏也。是年秋。冊立博爾濟錦氏為后。蓋迫於不得已。而出此堂堂華夏主。不能無故悔婚。乃暫為是冊立之舉。實則冊立之時。已先寓廢后之意矣。然則后之被廢。非后之罪也。可知。后無罪。因不嫌於睿王。而罪后。而廢后人君之道失。夫婦之倫隳矣。彼漢光武之廢郭后也。史稱郭后寵衰。數懷怨懟。而致此。世祖后博爾濟錦氏。當冊立之餘。名稱為后。而世祖實未嘗

以后視之。第以宮闈參商一語為廢后之定案。試問宮闈參商之原因。其出自世祖乎。抑出自皇后。博爾濟錦氏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視郭后之怨懟。且較無實據矣。大學士馮銓等諫不聽。吏部胡世安等。交章匡正。乃命諸王以下議奏。設當時諸王以下。皆以格非為宗旨。吾意初成大業之世祖。亦未必強違眾議。以成此廢后之失也。濟爾哈朗逢君之惡。一陷睿王。再陷皇后。其狡毒亦甚矣哉。雖然。有清一代之治化。至康熙之世而始成。乃父固未之逮也。順治十七年。貴妃董鄂氏歿。或謂世祖因過悲而致疾。或謂世祖因抱恨而遯荒。其說不一。非盡可據。然以一貴妃之逝。即追封為后。迭加美諡。其立法之不足傳固已。她可僭稱為后。則后何不可降而為妃哉。

注釋

郭后被廢

後漢光武帝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遯荒

吳梅村清涼山齋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

董鄂氏事其詩云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

追封為后迭加美諡

順治十七年八月

月皇貴妃董鄂氏薨追封皇后加諡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

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嚴禁中官預政

順治十二年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曰中官之設自古不廢今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行十三衙門者司禮監尚方司御用監御馬監內官監尚衣監尚膳監尚寶監司設監兵仗局惜薪司鐘鼓司織染局是也

明代亡國之因不一而閣禍最甚。熹宗之寵任魏忠賢固無論已。以思宗之手除逆黨。而其後仍授權宦侍。致有開門迎賊之禍。至弘光偏安南都。隆武竄迹嶺南。其時閣豎猶存。竊操政柄。此明之所以終亡而不可救也。世祖入關。鑒前明瑞禍。力為裁抑。二年。停內監朝賀。三年。罷織造太監。十年。制寺人不過四品。職司以外。不得稍有干預。至十三年。復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者。即凌遲處死。永不姑貸。論者謂此牌一立。世世遵行。有清二百六十餘年。無中官預政之鉅。既者。實基於此。愚謂世祖之初立鐵牌。意固美矣。而法猶

未盡善也。夫欲流之清者，必先澄其源。欲萌之絕者，必先劇其根。世祖既知中官之為禍，而猶存其職掌，徒加裁抑，是不過遏一方之橫流，折一時之亂萌而已。流遏矣，而其源猶濁，萌折矣，而其根猶存，安保不溷淆於後日？旁孽於他時者，且唐虞夏商之世，未用寺人，不聞宮中之廢事。及周而始具其職，備洒掃侍從之役。意者由周行肉刑，特設奄官，以示世之無棄人耶？然虧刑辱體，罰亦太苛。周官一書，非盡為周公所作，則已。如盡為周公所作，則既用官刑，并置奄官，吾猶不能不為周公咎也。漢文帝始除肉刑，而官刑旋復。至隋文帝乃盡去之。其後之為奄人者，皆自宮以充內使。夫傷父母之遺體，甘充宮禁之賤役，此其設心為何如者？豈刁自宮以適君，管子知其不可用，夫固具有特識矣。為世祖計，曷若舉前明舊俗，革而去之。內庭執事，不妨用士人。內宮則改用女使。澄其源而勿使淆，劇其根而勿使殖，豈不甚善而乃仍設內十三衙門，立司禮監尚方司等名目，亦胡為者？如曰立有鐵牌，鐫及敕諭，足以怵若輩之目，儆若輩之心，試思彼為閣宦者，狡黠萬狀，陽為奉而陰為違，區區鐵牌，寧有濟乎？當日者

內監吳良輔已受陳之遴之賄賂朋比為奸矣之遴遠謫而良輔仍脫身事外
衡諸鐵牌之所載則應置良輔於重典世祖自作之而自違之我躬且有不閱
之嫌遑問其至後世耶泊乎康熙嗣統始誅吳良輔并裁內十三衙門幹父之
蠱聖祖有焉然而大熟雖去遺種尚存禁令固嚴舊俗未改數傳而後復有闕
進喜之通匪又數傳而有安得海之矯命與李蓮英之弄權雖其禍不若有明
之烈而要不能無害於國家徒遏其流何如濬其源徒折其萌何如絕其根迺
知鐵牌之立猶為得失參半之舉吾故曰意則美矣法固未盡善也

注釋

開門迎賊

李自成攻明都降賊太監杜勳鮪入城請帝自為計思宗叱之出勳顧謂內監曹化淳等曰吾輩富貴固在也未幾

曹化淳開彰儀門

迎賊入明都遂陷弘光隆武之用閣監

弘光時王肇基孫元德等督賊隆武時王坤即肇基龐天壽等擅政皆閣

也豎刁

齊大夫管仲疾革桓公問繼相者至豎刁仲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公不用仲言卒及於難

吳良輔順治十三年大學士

陳之遴以賄結內監吳良輔諂往盛京良輔先罪康熙即位始治良輔校詐欺蒙變易舊制之罪誅之內十三衙門亦盡革去

喜通欵沐清伏誅

安得海同治朝安得海矯旨李蓮英光緒朝蓮英侍孝欽太后甚得寵

●鄭成功沿海之侵略

鄭成功者芝龍子也。唐王之立，芝龍實右之。成功亦因是得幸，賜國姓。世稱國姓爺。唐王敗，芝龍降清。成功苦諫不從，乃率其屬數百人亡海島。方魯王遁入海時，成功據廈門，出入閩海，勢甚張。張名振、張煌言等奉魯王依之。成功以隆武遺臣，不樂奉魯王，而與二張交甚睦。名振卒，煌言任浙海嚮導。成功益治兵謀，大舉於順治十六年，乘清兵入黔之隙，進窺江南。由崇明入江，破瓜州，陷鎮江，薄金陵。煌言別領所部，進取徽寧諸路，安徽列城多下。世祖聞警，議親征，而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南京，出成功不意。大破之於儀鳳門外。成功亟航海還廈門。煌言軍亦為貴州凱旋兵所敗，走入山中。康熙元年，煌言被執，不屈死。清廷復屢發兵攻成功，成功乃退據臺灣。芝龍以招子不至，為家人所訐，伏誅。

鄭成功亦一人傑哉。隆武敗，其父芝龍降。成功苦諫不從，獨率數百人亡海島。夫成功者，本王侯府中之一驕子也。王寵之，父暱之，出入禁闈中，素未與聞軍國事。願獨投袂而起，棄儒服，航巨艦，冒險而踞廈門。吾不知其何所恃而出此。

也。況夫清軍南下。所向皆靡。過一州則一州破。徇一邑則一邑降。以數十百輩。故老遺臣之忠憤。卒不能敵清室之偏師。大好頭顱。多被斫去。寧率其殘弱之孤軍。據海上片嶼。能抗彼勍敵乎。當其時。清封芝龍為同安侯。且以公爵。磨成功矣。一屈膝。則哀然為清之上公。一抗命。則孑然為明之餘孽。隨風趨勢。亦明哲者之所為。胡必執拗若此。成功曰。吾知有明。不知有清。父可愛。國愈可愛也。於是為明興師。由閩海而入浙海。由浙海而入長江。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以萬人來往策應。以萬人披甲衝鋒。憑一掬之熱誠。號召海外。而得此亡明之遺眾。鼓行於海之東。江之南。與大清為敵。是固陸秀夫之忠。張世傑之才。所未能逮矣。破瓜州。陷鎮江。薄金陵。其鋒銳甚。管效忠。清之驍將也。而被擒於成功。馬進寶。清之重鎮也。而通款於成功。徽寧諸路。亦以魯王遺臣之規取。望風歸附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曩令無郎廷佐之詭降。梁化鳳之陰襲。則乘勝而下江東。以復明太祖肇興之故土。與弘光帝失守之南都。天下事未可知也。乃獅子山。陞聞敗潰。儀鳳門。復喪雄師。倉皇出走。淚灑英

雄回首江天。仍非明有千古傷心之事。宜莫逾此矣。或謂成功不從甘輝之計。致有此敗。夫北據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郡。未始非一時之勝算。然成功之師若孤注。而清廷之援則層來。即如甘輝言。扼戍南北。有以絕其餉。而阻其援。然大江上游。皆為清屬。河洛荆襄之士卒。詎不可順流而下者。況桂王遠遁。黔軍凱旋。張煌言已竄深山。就令成功未敗。而戎馬東來。亦必無持久之能力。天而既厭明德矣。寧容此奔波歷落之鄭成功。再圖規復乎。成功走還廈門。痛自貶抑。戚馬寡權。然且敗達素。走施琅。奪臺灣。於和蘭人之手。令國姓爺三字。長耀歐洲。成功固人傑矣哉。

注釋 棄儒服 成功出亡時。過孔子廟。解所服儒服。陳孔像前焚之。長揖而去。 公爵 順治九年。封芝龍為同安侯。成功為海澄公。成

功不陸秀夫 南宋末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奉帝瓜州鎮名。在萬至佳山。與元軍戰。敗績。先後赴海死。 瓜州 鎮名。在江蘇省

江都縣 清置府屬江蘇省。民國元年。裁府留附郭之江都縣。 鎮江 清置府屬江蘇省。民國元年。裁府留附郭之江都縣。 管效忠 時為鎮江提督。 馬進寶 時為松江提督。 郎廷

佐詭降 成功圍南京。兩江總督郎廷佐。詭言獅子山在南京城外。梁化鳳援假期獻城。以三十日為限。成功信之。 獅子山 在南京城外。梁化鳳援

山一營 獨虛出鄭軍。遂潰。 甘輝之計 即篇中北據揚州數語。 揚州 清置府屬江蘇省。民國元年。裁府留附郭之江都縣。

京口在丹徒縣痛自貶抑成功敗還道李明世馳報桂王敗達素走施琅清將軍
兵施琅會師攻廈門為成功所敗達素奪臺灣臺灣龍初為海盜占有其地芝龍降
素施琅僅以身免達素自殺於福州奪臺灣龍初為海盜占有其地芝龍降
明地歸日本日本復借與和蘭成功率兵
攻之和蘭將襲納雪汀及索伊渾皆降

清代史論卷四

康熙朝

●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

順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崩皇三子玄暉嗣位是為聖祖仁皇帝改明年為康熙元年聖祖年僅八齡奉世祖遺詔以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索尼為四朝老臣資格最優遏必隆鰲拜次之蘇克薩哈又次之鰲拜驕橫於康熙六年殺蘇克薩哈時帝甫親政不之罪越二年始逮鰲拜下獄革職籍沒索尼遏必隆相繼逝世聖祖乃實行親政

鰲拜一操懿之流亞耳其不足輔政無論已索尼遏必隆亦未勝輔政之任者也可與言政者惟一蘇克薩哈而死於非命君子不欲責鰲拜而專責索尼與遏必隆夫索尼四朝大臣也寵望出餘子上遏必隆之眷遇亦在鰲拜右世祖顧命授以輔政者凡四人哀然居盲者為索尼而鰲拜且居遏必隆下以位次論鰲拜雖姦不得越索尼諸人而上之也誰縱鰲拜而令其藐視幼主肆行無

忘乎且天下事以寡敵眾者難。以眾制寡者易。輔政四人。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三子。能同心戮力。相輔而行。眾矣。鰲拜孑然一身。即欲罔上行私。亦必有孤掌難鳴之懼。彼眾我寡。胡自妄行。不謂鰲拜之勢浸張。而索尼。遏必隆之勢反寢。殺鰲拜一倡。索尼。遏必隆且從而和之。僅留一蘇克薩哈。以與鰲拜忤。於是助鰲拜者眾。助蘇克薩哈者寡。而蘇克薩哈危矣。鰲拜之罪不勝數。其關於蘇克薩哈者。則以倡易旗地為最著。當其時。鑲黃正白二旗。各守耕土。安業已久。無端倡議。欲互易屯莊。令別園民地。以補正白旗之缺。其擾民也甚矣。鰲拜若曰。予鑲黃旗人。彼蘇克薩哈者。則籍隸正白旗之下者也。蘇克薩哈不予違。則姑收其利。以為後圖。蘇克薩哈而予違。正可假此以殺蘇克薩哈。民之便不便。何足計。而蘇克薩哈無言也。而索尼。遏必隆。益默默也。鰲拜之計。雖行。猶以不得逞志為恨。既而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諸人。皆紛請停止矣。悍哉鰲拜。遽坐以抗命之罪。索尼。遏必隆。羣附和之。而蘇克薩哈。獨不言。或謂蘇克薩哈亦不能無私。夫以相安之旗地。而強易之。固有之民地。而強取之。國家有如是之亂。

政乎。索尼過必隆。名為輔政。反視亂政為可行。交口贊同。罪及疆吏。國家亦安用是輔政之大臣乎。吾謂蘇克薩哈之不言。猶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風。而顧斥之曰私。是鰲拜反得為忠。而索尼過必隆亦可謂忠。諫之流也。迨蘇克薩哈疏請守陵。鰲拜獨誣以怨望。戮其身。夷其族。斯時索尼已死。過必隆袖手不救。其後第咎過必隆之不豫糾劾。而索尼無與。過必隆信有罪矣。索尼當易地矯命之時。反為阿附。縱姦誤國。亦安得為無罪耶。輔政云。輔政云。以若輩之同流合汙。而使輔政。政烏乎理。幸而康熙親政。執罪大惡極之鰲拜。革職籍沒。朝端為之一清。不然。吾恐政日亂而國即亡也。雖然。以鰲拜為輔政大臣。宥其一死。聖祖猶有失刑之咎。不誅鰲拜。胡以對蘇克薩哈於地下哉。

注釋

操懿曹操司馬懿

倡易旗地

順治初睿親王多爾袞以鑲黃旗應得地給與正白旗別給鑲黃地於右翼之末旗民安

業者二十餘年。及鰲拜輔政。與蘇克薩哈不協。鰲拜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乃以私意倡易地之議。蘇納海正白旗人。時

學士兼戶部尚書事。

朱昌祚王登聯

皆隸漢軍籍。朱為直隸總督。王為巡撫。康熙五年。朝命二人會同蘇納海經理圍發旗地事。旗民

然。因皆上疏請停止。鰲拜怒。坐蘇以撥地遲悞。朱王以紛更阻撓。罪皆論死。聖祖召詢輔臣。僉曰。應如議。獨蘇克薩哈不言。聖祖猶豫。鰲拜出矯詔。並予

棄疏請守陵蘇克薩哈因鰲拜之偏疏請守先帝陵寢以保餘生鰲拜遂誣所請鰲拜攘臂強奏平坐蘇克薩哈處絞子孫及兄弟之子皆戮之不豫糾劾鰲拜違禁過必隆坐不豫糾劾罪削去大師銜

● 吳三桂弑故明桂王於雲南

明桂王既遁緬甸清廷以雲貴既平第令吳三桂鎮守雲南不欲窮究緬事三桂必欲俘永曆為功疏請征緬世祖乃命內大臣愛星阿帥師赴滇會同三桂進勦聖祖元年三桂等入緬甸境嚴檄緬人令獻永曆緬酋巴哇喇達姆摩適篡兄位思見好於清遂執桂王及其眷屬獻諸軍前明宗室從臣皆被殺時李定國方走據孟良與明室遺臣之在古剌暹羅者(馬九功在古剌江國泰在暹羅密相結議聯各國以圖恢復而三桂已擁桂王北去定國憤懣死桂王既被俘至雲南三桂縊殺之並殺太子太子年甫十二臨刑大呼曰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讎於汝乃至此耶桂王死而明三藩(福唐桂)之局乃結

士會奔秦心猶在晉樂毅走趙義不忘燕袁渙被拘於呂布不肯作晉劉之書

王猛出仕於苻堅。始終以勿圖江左為請。古人之對於故主也。有然。三桂非故明之平西伯耶。而舉故明之庶孽。盡事殲除。何其忍也。夫當時之背明事清。最得清廷之寵幸者。莫若洪承疇與吳三桂兩人。彼固皆以扶清滅明為本旨者也。而三桂為尤甚。當永曆入滇之日。清已厭兵。固嘗以窮追為戒矣。湖南川北及兩粵。遣將分戍。各守要害。而以雲貴二省與川東南地。委諸永曆。劉先王之故土。永曆猶得而坐定也。洪承疇倡議進兵。清廷始一變其軍略。承疇出其東。三桂出其北。卓布泰出其南。一鼓入黔。再鼓入滇。令永曆帝栖身無所。真竄蠻荒。吾意承疇當日宜躊躇滿志矣。承疇東還。三桂留守雲南。明土盡亡。清室大定。策功受賞。酬高爵。陰子孫為三桂計。不亦可以知止耶。乃承疇自還軍以後。固奉表乞休。而三桂包藏旼心。且力請征緬。必欲假清軍之手。盡覆明宗。而後快嗚呼。弘光邈矣。隆武逝矣。僅遺此永曆之一綫。流播蠻方。受草屋竹城之困。貽椎髻跣足之羞。三桂猶有天良。應思祖若父之均為明臣。及身亦親受封爵。而今明末遺裔。屈辱至此。此心當為之戚然者。願猶以生存為患。務加翦滅。率

軍南下嚴檄緬人令獻永曆帝自効塊然孤主被俘軍前父子同絕於尺組之下吾正不知明之何負於三桂永曆父子之何讎於三桂也悲夫悲夫狡悍如李定國猶且憫永曆之孤危奔走跋涉力圖復明即清自太祖太宗以後始終離明而亦非必欲死永曆獨三桂悍然不顧手刃君父迄今相距二百數十年述及永曆被縊事猶令人髮指而背裂假令三桂不叛後嗣長榮是率天下後世皆可為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之亂賊而人類已滅盡無餘尚復成為華夏耶史官謂三桂之逆迹先露於握兵征緬之時明喬芟夷然後營窟滇南俟隙而動是其心之凶狡極矣吾故大書特書曰吳三桂弑故明桂王於雲南以儆後世之為亂賊者

注釋 士會奔秦 士會晉大夫以公子雍之難奔秦其後 樂毅走趙 戰國時樂毅為

燕報齊怨下齊七十餘城旋被開奔趙趙與謀伐燕 毅泣拒之 并作書報燕惠王燕復以毅子為昌國君 袁渙不肯作詈劉書 國

志劉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呂布攻備備敗走布拘 王猛請勿圖江左 北海

袁渙使作書罵備渙不可以兵脅之亦不從布乃止 劉先主 即劉備據益梁

出佐苻秦臨沒語秦王堅曰晉雖僻處江左然正統 相承上下安和臣死之後願勿以晉為圖言終而卒 交三州稱蜀漢

昭烈草屋竹城桂王走緬甸。緬人於赭磴置草屋居之。以竹為城。犬受其困。推髻跣足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犀蠻。令桂王從

臣沐天波。推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

湯若望南懷仁之進用

明萬曆時。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精推步術。明廷優禮之。厥後湯若望亦
意人。亦自西來。供事曆局。此為中國行西法之始。至清順治二年。命湯若
望掌欽天監事。賜號通微教師。與南懷仁同修曆法。南懷仁亦意人。及
康熙三年十二月。以日食不應。為回教徒楊光先所劾。黜湯若望。即以楊
光先代之。既而光先論閏法多不合。南懷仁疏劾欽天監之謬。較驗得實。
遂於康熙八年。任南懷仁為監副。光先坐遣戍。九年。復起湯若望為監正。
自是時憲書用西曆新法。遂為定制。

楚材晉用。見於春秋。其時列國分疆。人材散處。往往利用客卿。以收得人之效。
至戰國而其風尤盛。洎乎漢唐。中原已統一矣。然猶有借才異域之舉。金日磾。
胡人也。而漢武用之。唐書列蕃將十數人。皆由夷入華者也。而唐高以後。諸嗣。

君亦相繼用之。建明而復用。利瑪竇龐迪我諸人。建清而湯若望南懷仁輩。又以精推步術。命掌曆政。夫明以前之所謂客卿者。籍雖異隸。猶為海內之人民。明則任用客卿。來自海外。而其局一變。清之任湯若望南懷仁。亦沿明季之舊俗而用之者也。論者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利瑪竇挾其新法。溷入中華。湯若望南懷仁承之。一時推為新學。破格錄用。弛中外之防。開後世喧賓奪主之漸。似矣。然必歸咎於清初之作俑。則又不然。客卿之用。何分中外。要在用之得其道耳。清世祖之用湯若望。為修正曆法計也。聖祖之用湯若望。并用南懷仁。亦為修正曆法計也。大統回回二曆法。墨守舊章。不無訛誤。湯若望南懷仁輩。改用西法。勘驗較精。寧有見善不用。而必沿我之敝。以為快乎。如曰彼假曆法。以欺動清廷。而其志在竊權。在傳教。則試問當日之政權。果為湯若望輩所窺。竊否耶。當日之教禍。固已迭出不窮。否耶。彼不徒以修曆為目的。而清初第以修曆之責任。之曆法以外。不令過問。則烏從而竊權。即以傳教論。耶教以兼愛為宗旨。與吾國墨子之說相近。非真足以禍人。有清之季。教案迭興。罪在教民。

而不在教士。矧聖祖之世，用教士以治曆，而禁直省立天主堂。後患之防，非不豫也。禮有之，用人之知去其詐，去其詐則人為我用，不去其詐則我為人用。人為我用，集思而廣益，此必興之道也。我為人用，弄權而盜柄，此必敗之道也。清初之用湯若望、南懷仁，殆猶得人為我用之道歟。咸同以後，新政日興，外勢亦日漸。司國政者，復日倡利用客卿之議，於是外人紛至。凡船政、稅關、及路、礦、郵、電諸要政，概被蟠據。迄今而其燄未熄，是則由我為人用，以至於此。儻以清世祖之用湯若望、聖祖之兼用南懷仁，指為胎禍之媒，誤矣。蓋湯若望者，欽天監正也。南懷仁者，欽天監副也。欽天監正副諸職，第監修曆法而已。豈若末葉之授以大校，畀以全權耶？子孫不肖，妄咎祖宗，奚可哉。

注釋

楚材晉用

見左傳蔡公孫歸生語

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漢武帝時霍去病破匈奴，虜休屠王妻孥入官，日磾

以養馬見幸，後以積功封稅侯，受遺詔輔政。

唐書列蕃將十數人

唐書諸夷蕃將列傳，史大柰、馮

共七人。龐迪我，意大利人為利瑪竇友，同入中華。

大統回回二曆

明太祖取元授時為大統曆，改太史院為欽天監，兼置回

回曆，禁直省立天主堂

康熙八年事

徙藩之議

康熙初年海內郡縣皆已統一留守雲南者為平西王吳三桂廣東為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為靖南王耿繼茂（仲明子）繼茂卒子精忠嗣舊稱為後三藩示與前三藩有別也（前三藩即福唐桂）三藩中以吳三桂為最強受清廷恩禮亦最厚習成驕侈蔑視清室尚可喜老病為其子之信所制之信以酗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隱為三方患是時聖祖已親政鑒前代方鎮之禍思患豫防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上自陳為自全計廷議令盡撤藩兵回籍三桂精忠不自安亦疏請撤兵以探廷旨廷臣多以徙藩為非計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力請撤藩議遂決遂下徙藩之令而三藩之變乃作

聖祖徙藩之議廷臣多言其不便獨米思翰明珠莫洛諸人力請徙藩此蓋默窺聖祖之微意而因為是言者也夫藩封之不可復久矣古時列國分封大國

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區區采邑未足為變。故能相維於不敝。洎乎世風不古。薦食相仍。大者地兼數圻。小者滅亡殆盡。而封建之局以壞。春秋戰國之時。代一藩封。極敝之時代也。漢晉元明。侈議復古。大樹宗藩。卒有七國八王海都燕寧之變。況如清初之分封降將。各授大權耶。吳三桂王滇。尚可喜王粵。耿精忠王閩。名為世臣。隱實敵國。此固清初之第一失策耳。聖祖知其然也。乘尚可喜之請。令盡撤藩兵歸籍。因吳三桂耿精忠之續請。令徙藩山海關外。聖祖豈不知此令一下。激成變故。或即因此而致亂者。第以徙亦反。不徙亦反。與其養癰貽患。不若先發制人。此正英主之剛斷然也。當時盈廷聚訟。議論不一。或以為滇黔苗蠻。易於反側。非得威望如三桂輩。不足以懾其心。徙之非計也。或又謂徙藩以後。遣兵代戍。更調往復。重滋苦累。故不如勿徙。便夫三桂之逆謀。已漸露矣。彼方且假滇南士馬之雄。窺伺中原。寧尚足藉以鎮守乎。如第以遣兵代戍為慮。是其不察邊情也。尤甚。自三藩分戍以後。恣意需索。每歲饋運達二千萬以上。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贏亦無自鈞稽。

中國財賦被耗大半。藉令彼果受徙藩之命。率屬北行。則何惜一調戍之勞。不為東南紓民困乎。否則今歲勿徙。明歲又勿徙。蓄勢益久。養禍益深。一旦猝發。迫不及防。斯時即星夜徵調。會師往勦。恐亦有所未逮者。覺蠱之見。第徂目前。微聖祖之英明果決。清其殆矣。逮至三藩變起。猶有請誅錯以謝天下者。夫清初之徙三藩。與漢景之削七國相類。鼂錯策漢。七國以削。袁盎入讒。錯即棄市。米思翰等窺聖祖之意。定議徙藩。而不聞因索額圖之請。戮米思翰等以謝過。聖祖之高出漢景遠矣。鼂錯不幸而遇漢景。米思翰等幸而遇清聖祖。此良臣之所以擇主而事也。

注釋

七國

吳楚趙膠西菑川膠東濟南

八王

見海都

元太宗窩闊台之孫與元世祖忽必烈構衅四十年為元室諸王分

裂之

燕寧

明建文時燕王棣入京篡位稱成祖

鼂錯

漢景帝三年七國反以鼂錯為名錯素與吳相

袁盎不善。盎見景帝謂禍由鼂錯請誅錯以謝天下。景帝遂斬錯於東市。

吳三桂反。大學士索額圖請誅撤藩論者以謝之。帝不許。

吳三桂叛清

徙藩令下。三桂失望。遂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殺巡撫朱國治。發兵反。自

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王昭武元年。雲貴總督甘文焜戰死。京師大震。聖祖止閩粵兩藩勿撤。公布三桂罪狀。命郡王勒爾錦統師至荊州。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討之。三桂遣將王屏藩馬寶龔應麟等進攻川湘常德。長沙岳澧衡諸州郡俱被陷。三桂親赴常德。聞督戰。清軍雲集荆襄。莫敢渡江。聖祖殺三桂子應熊。尚太宗第十四女和碩公主在京供職。三桂啖耿精忠叛閩。王輔臣叛陝。自以大隊扼湖南。聲勢張甚。清命簡親王喇布鎮江南。貝勒尚善助勒爾錦攻岳州。康親王傑書由浙入閩。安親王岳樂由贛赴粵。大學士圖海任征陝事。諸路先後得手。降王輔臣耿精忠。尚之信一叛即平。三桂連失數助。憤甚。思竊帝號自娛。於康熙十七年僭號衡州。改元利用。置百官。封諸將。而其勢已日蹙矣。

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叛於雲南。識者曰。此稔惡速亡之兆也。吾不欲論三桂之心術。但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吾亦可決其必亡。三桂不叛清則已。三桂而叛

清胡不發難於明裔猶存之日。而獨抗命於清室已定之餘耶。當夫李闖竄死關隴已平。乘多鐸南下。入踞關中。假立明裔。號召四方。成則為朱全忠。敗亦不失為李克用。此第一機會也。而三桂不行。殊為失算。顧猶得曰。有阿濟格在。掣肘太多。非萬全之策也。既而永曆帝割據嶺南。李成棟。金聲桓。姜瓖等。先後響應。中原岌岌。清軍方疲於奔命。三桂自漢中進規四川。收成都重慶敘州地。斯時收集義勇。獨據一方。效李雄王建之故智。亦第二機會也。而三桂仍不行。其失更甚。顧猶得曰。姜瓖敗歿。成棟聲桓亦相繼戰死。晉楚之郊。清師雲集。區區巴蜀。陷於敵中。未足言守耳。逮夫永曆入滇。三道進攻。承疇自湖南出其東。三桂自漢中四川出其北。卓布泰自廣西出其南。為三桂計。蓋遣使游說。導承疇以反正。聯絡川湖。分鎮東西。彼卓布泰之偏師。斷不足與之敵。此第三機會也。而三桂又不行。其失屢矣。顧猶得曰。人各有志。不可勉強。假令承疇不從。起而反噬。則不能退。不能遂。毋乃危甚。至雲貴已下。承疇東還。清命三桂駐守滇中。便宜行事。前此各種牽掣之累。至此儘可無虞。永曆在緬。更不足為三桂患。

而三桂且可利用之。以為舉兵之口實。養精蓄銳。起而與清為難。中土人士。猶思故明。一經移檄。歸附必衆。機會之可乘。莫逾於此。而三桂必先滅明宗。繼梗清命。得毋為失計之尤者。斯則欲強辯而不得矣。且夫操懿。古之奸雄也。曹操不弑漢獻。司馬懿不弑曹芳。彼玩辱主於股掌之上。而猶陽為恭順者。蓋不欲犯天下之大不韙。以貽當世之唾罵。致萬衆之離心耳。何物三桂。敢執永曆而弑之。弑永曆。三桂之惡已彰。弑永曆而又叛清。三桂之惡益費。賊臣肇釁。師出無名。天下誰不知三桂之為逆。深惡而痛絕之。故不待清軍之四合而已知其必敗。或謂三桂徒坐老湖南。不顧北嚮。以爭死命。所見者小。因此無成。吾謂三桂之不顧北嚮。非不顧北嚮也。大江以北。無起而應之者。孤軍直上。進無所恃。退無所歸。一或失敗。亡且愈速。三桂久歷戎行。故不敢為冒昧深入之計。然不慎於前。而徒慎於後。其如此人心已去。不義不暱。何也。噫嘻。如三桂者。而可履帝位。則自古亂臣賊子。孰不可永久為帝哉。

注釋

朱全忠

李克用

均見前

成都

係四川省會

清置府

重慶

清設重慶府屬四川省民

國二年裁府留叙州清設欽州府民國二年李雄巴西氏李特子乘西晉之亂入成都稱帝國號成弟
附郭之巴縣後為桓溫所滅漢王建許州人唐昭宗時為西川節度使領蜀地曹芳魏主
子歡蜀芳嗣立在位十四年為司馬師所廢

閩粵二藩之起滅

三桂已叛耿精忠亦起兵福建三路出發中路以馬九玉為將據浙之金衢東路以曾養性為將據浙之温台西路以白顯忠為將據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又約臺灣鄭經夾擊廣東聲援甚盛聖祖命康親王傑書等赴浙進攻曠歲無功復遣使招撫亦不受會精忠背鄭氏約經奪其漳泉等郡傑書乘之破其中路之師西路亦為清親王岳樂所困乞降精忠懼甚亟遣子獻印於清軍東路之師亦降清閩藩平粵藩尚可喜始終忠清執三桂使奏其勸降書清加封親王可喜東西受敵疏陳老病不支請江西官軍往援於是將軍覺恕等奉命援粵甫至而可喜子之信已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號粵督撫亦陰受偽劄擊退可喜軍於廣州可喜以憂卒三桂

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別將監守之。信悔。通款於江。西清軍。復降清。粵藩亦平。是為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間事。

耿尚非三桂比也。而受滇中之使命。奮螳臂以當車。何其不自量力若此。夫天下之敢為叛逆者。必其平日密養死士。厚蓄勢力。處心積慮以求一逞。於是伺機竊發。悍然為不韙之舉。如三桂者。蓄志叛清久矣。專制滇中十數年。日練士馬。儲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為額駙。居京為謀。朝政鉅細無不悉。以此異志益堅。抗顏逆命。彼耿精忠以暴斂著。尚之信以酗酒聞。其平居之無大威望。可知已。三桂叛清。精忠首起而應之。果胡為者。精忠承祖若父之餘蔭。尚郡主襲王爵。是亦足矣。閩與滇遙隔數千里。度三桂之師亦必不能越境遠來。為閩中患。而駐守江浙之清吏。地本接壤。一航可達。効順則閩可安枕。附逆則閩即被兵。何去何從。稍有識者。即能辨之。彼乃曰。吾祖入關。與三桂固有成約。祖訓不可忘也。夫訂約於入關之始。度必為反正之陰謀。乃遲至三十餘年。未聞三桂之起而規復。且翦滅明宗殆盡。是其負約也甚矣。彼負反正之約。而我乃從

其倡亂之約可乎。三路進兵，一敗即卻。遣子獻印，嗟何及歟。尚之信背父助逆，暴戾滋甚。三桂授以招討大將軍之名，即欣然樂受。曾亦思將軍之職，清固畀之。清之將軍不足為三桂所授之將軍，乃足為耶。如曰東西受敵，不若權附三桂。聊救目前之急，則當清軍赴援之會，曷為而邀擊於廣州乎。如曰三桂厚我富貴與共，試問三桂叛清，棄其子若孫而不惜，子若孫之親，且忍棄之。顧何愛於之信乎。洎乎偽周使節陸續前來，朝徵兵，暮索餉。董重民馮甦輩復代守衝要，陰為監督，乃始悔前此之誤。通款清軍，晚矣。要而言之，三桂包藏禍心，屠戮明裔，受清高爵，復叛清室，對於明為不忠，對於清為不義，以不忠不義之亂賊而引為同類，且反甘就北面之列，愚謬孰甚。三桂可誅，而精忠之信，罪亦無可赦也。乞降以後，仍遭駢戮，夫固自貽伊戚矣。於清室何尤哉。

注釋

尚郡主

順治十二年，賜和碩顯親王姊，號和碩格格。下嫁耿繼茂子精忠。

將軍

尚可喜以之信不肖，疏請之，孝襲封。清廷

授之，孝為平南大將軍，協勦三桂。子若孫，康熙十三年，三桂子應熊，董重民馮甦，皆賜死。

令董重民督粵，馮甦為巡撫。代之信分守衝要，之信乃悔。駢戮下。

見

● 平定三藩

偽周僭號(康熙十七年)大勢已蹙。諸道清軍競集湖南。進拔永興等縣。直逼衡州。三桂遣馬寶等。悉銳攻永興。城垂陷。而三桂死。乃解圍去。迎立三桂孫世璠。退居貴陽。清軍勢益振。破衡州。及常德。長沙。岳州等郡。康熙十九年。命貝子彰泰代岳樂。率平定湖南之師。自沅州而西。貝子賴塔。率閩粵之師。自南寧而北。陝西提督趙良棟。率川師而南。三道合趨雲貴。世璠自貴陽走雲南。翌年。清軍抵雲南。合圍世璠。以象陣迎戰。敗退。據城死守。數月不下。既而城中食盡。始攻克之。世璠自殺。三桂戮屍雲南。尚之信降清後。仍懷兩端。屢召不行。已於十九年趣入京。令自盡。耿精忠入朝。藩下參領徐鳴弼等。密奏精忠尚蓄逆謀。逮之下獄。二十一年磔於市。清廷乃盡撤藩兵。回京。師籍藩產。入官。充餉。別設八旗兵。駐防。垂為定制。

康熙十五年平閩粵。二十年平雲南。三桂戮屍。之信自盡。精忠被磔。強藩乃戡定矣。雖然。以九年之久。四十萬之衆。勞師曠日。始得削平大難。此亦未始非清

室之自取也。歷代以來，由異域入主中原者，清為最易。其得力之由，實出自吳耿尚。諸降將入關定鼎，唾手成功。微吳耿尚之為前驅，亦烏能得此。即如福唐桂三王之翦滅，何莫非吳耿尚諸人有以導之。以明臣攻明主，以漢人殺漢族，吳耿尚之罪不可逭矣。清雖利用於一時，要不能利用於一世。彼可畔明，獨不可畔清乎。顧乃酬以高爵，授以方鎮，并遣二三宗女作嬪其家，思為羈縻之計。曾亦思梟獍之性，反覆靡常。對於君父猶可忍，遑問子婦耶。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今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滅亡可也。夫位不期驕而自驕，祿不期侈而自侈，以同心同德之元勳，猶且因驕侈而致敗。況如三桂等之窮蹙乞降，初非竭誠願效，一旦得勢，寧有不起而反噬乎。漢光武之保全功臣也，酬庸以後，即令投戈。宋藝祖之罷典禁兵也，杯酒言歡，已堪弭馭。向使清廷當日效漢宋之故事，釋彼兵權，置諸閒散，則即凶狡如三桂，亦無所假手，不敢發難。而滇中之變，可以不作。耿精忠尚之信輩，輕而無勇，愚而寡謀，更何敢稱兵閩粵，騷擾東南。天下事已大定矣。歸馬放牛，與

民休息寧不甚善不此之審而令三藩肆逆屠毒生靈洶洶者數年擾擾者十
省雖得平定而兵民之斃於鋒刃下者已不可勝數矣清室入關三十載以此
為最劇之戰禍清實自取之也嗟夫清不設三藩則無若輩叛清之禍三藩不
叛清則前此叛明之罪自此倖免子若孫且長享世祿矣庸詎知天道好還無
往不復興清者降將亂清者亦降將降將以興清故而翦明未幾亦為清所翦
滅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觀此不益信耶三藩既平清不復以權藉土地世子
臣下親貴勳舊畢留京師外則要地設防駐以將軍各省營卒統以提鎮握兵
枋不握財賦與文臣互相牽制自是無曲沃尾火之弊而臣下不復反矣然而
天下事往往出於所防之外革命軍起而清室瓦解亦防弊過甚之所致也

注釋

賈誼 仕漢為梁太傅嘗上治安策於文帝備言強侯之害 信越 韓信彭越 樊鄴 樊鄴灌 灌 灌嬰

漢光武保全功臣

漢光武平蜀後罷左右將軍官令功臣皆以列侯就第投戈講藝不談兵事以此無韓彭之禍 宋藝祖罷

典禁兵

宋太祖用趙普言與石守信等飲酒徐語以釋兵歸藩之得 曲沃 周

王時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成尾大不掉之患卒以併晉

●收服臺灣

鄭成功占領臺灣。使其子經留守廈門。仍圖進取。未幾死。康熙元年。其子經入臺嗣立。猶奉永曆年號。効節海外。其時永曆已被弑。耿精忠之亂。通款鄭氏。夾擊廣東。以漳泉二府為酬。鄭經出師。精忠背約。經遂自取漳泉及潮州。會精忠復降清。與清軍合攻鄭氏。收復惠潮等郡。經退守廈門。旋遣將攻克海澄。又為清將萬正色。姚啟聖等奪還。並失金廈諸島。乃遁歸臺灣。清廷招經降。議未協。而姚啟聖時為閩督。務欲滅鄭氏。康熙二十年。鄭經卒。子克塽長而才。羣小憚其明察。托言克塽為乳婢子。不當立。時成功妻董氏尚存。入閩言。襲殺克塽。立經次子克塽。克塽幼弱。不任事。國內亂。啟聖奏薦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請乘機出師。清廷遂命施琅任臺灣事。進拔澎湖。走守將劉國軒。乘勝逼臺灣。海水適漲。舟師浮而進。克塽懼乞降。清令克塽入京。封海澄公。收臺灣地。置一府三縣。鄭氏傳三世。凡三十八年而亡。

鄭氏之亡。耿精忠亡之也。自鄭氏退據臺灣後。父死子繼。其間與清將鏖兵者。惟康熙二年。廈門一役。是役也。和蘭以戰艦助清師。敗鄭氏於廈門。閩海以外。諸島嶼。多為清軍所奪。然卒未嘗進逼臺灣。第貽書招降而已。自康熙二年。至十二年。此十年間。為清鄭息爭時。代鄭經守田橫之高義。為孤島主。與民休息。而清亦以海外彈丸地。無關得失。不甚介意。天南無雲。海濱不波。鄭氏其猶有豕乎。既而三藩事起。精忠通款。鄭氏抱復明之宿願。渡海而西。方以為有機可乘。足以償乃父遺志。而孰料禍為福倚。福為禍伏。一舉師而轉促孤島之亡也。精忠一反覆小人耳。俄而訂盟。俄而背約。始則聯鄭以攻清。繼復降清以攻鄭。轉令鄭氏十數年休養之力。虛擲於閩粵間。惠潮諸郡。得而復失。金廈二島。勢無可守。經歸臺灣。而清廷自此憤憤矣。當是時。清將賴塔。猶推經為壯士。許從箕子徐市之列。而姚啟聖施琅諸人。必欲翦滅鄭氏而後快。施本鄭將。亡歸降。清亦耿精忠之流亞也。和議未成。鄭經又歿。克塽英敏而棄之。克塽幼弱而立。之內亂起矣。外患又迫。雖欲不亡。寧可得耶。康熙二十二年。清降將施琅率水。

師攻臺灣澎湖一戰相持七晝夜傷鄭氏部將百六十餘人焚鄭氏戰艦百九十餘艘於是故明三百載之餘烈鄭氏三十餘年之辛苦經營盡覆沒於洪濤巨浪中而不堪再戰嗟乎施公勇固勇矣助客奪主吾無取焉雖然非耿精忠之乞援於其先則鄭氏猶不欲冒昧東嚮清軍亦不願踴躍南來故明正朔猶得絲延島中亦未始非僅存之碩果也克垵降而清不加罪封為海澄公并改葬成功及子經於南安清之優待鄭氏非以鄭氏為忠臣後裔不宜與亂賊等視耶精忠磔於市克垵爵於朝人何樂為亂賊而憚為忠良哉

注釋

和蘭戰艦

和蘭以鄭氏奪臺灣與鄭為敵水師統領揆德居印度勃達皮亞地聞清兵將攻臺灣以戰艦十六艘載水兵千餘

人助鄭氏廈門之敗

康熙二年十二月靖南王耿繼茂閩督李率泰水師提督施琅會和蘭國夾版船渡海攻克廈門取吞嶼金門

二島鄭軍退保銅山

翌年鄭經降經不屈田橫漢初韓信滅齊齊

銅山復陷鄭軍遁還臺灣

賜書招降李率泰以書招田橫族田橫率徒居海

島中漢高招之橫自殺

鄭經復李率泰書云田橫惠潮裁府改名惠陽縣潮州

橫猶知守義況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訓者乎

惠潮裁府改名惠陽縣潮州

府亦廣東省屬近亦

裁府改名潮安縣

金廈二島

在福建省壯士賴塔致鄭經書比箕子商紂

去朝鮮箕子

徐市

秦始皇遣方士求三神山不死藥徐市率童施琅福建晉江

總兵鄭芝龍部將芝龍降清施亦隨降迨芝龍歸京師成功誘施為南安臺助施脫歸成功曰吾留一忠於中原矣及臺灣平清封為靖海侯
屬地土人建鄭成功廟於此

●開博學鴻詞科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不論已仕未仕今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以應次年三月集被舉者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試以詩賦取一等彭孫適等二十人二等李來泰三十人均授為翰林院官纂修明史惟姚江黃梨洲整屋李二曲崑山顧亭林朱柏廬陽曲傅青主東臺王倫表石門呂晚村等却大吏薦或已被徵不至

聖祖之詔舉博學鴻儒也其殆為籠絡英俊之作用乎自清室入關以後故明義士往往奔走四方號召同志或仗子房報韓之劍或焚世傑存趙之香數十年間後先踵起屢以偏師當大敵雖事卒無濟而未始不足為清室憂迨三藩事平清室大定孤臣遺老非斃於鋒刃亦遠徙邱壑矣然其志莫償其心未死往往有假文字之靈發抒意見以譏切清廷者聖祖知此風未靖不足以奠帝

業定民志也。於是躊躇再四，特開一博學鴻詞科，以牢籠天下士，試之以聲偶之文，寵之以詞林之選。凡有關政治，涉及時事者，概屏勿錄。當時應試諸徒，僥倖入彀，方欣欣然誇示海內曰：此稽古之榮也。此右文之報也。人孰不慕富貴，惡貧賤。山林薇蕨，何如魏闕鼎鐘。由是思明之子，一易而為頌清之侶。而聖祖之心慰矣。且夫有清英辟，莫聖祖若。以豪邁絕特之姿，兼開初守成之業。即位未幾，召西人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破格用人。所見者大，且平時勤政好學。上自天象地輿，歷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及蒙古西域拉丁文字，靡一不窺。迹其才略之宏深，固非迂疏庸弱者所得而比。胡為下詔旁求，獨試以無用之詩賦，作無謂之遴選歟。曩令網羅文士，究心實學，初游歷外洋之新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則大風泱泱，前途堂堂，乘國家全盛之時，造成無數實學士。吾知中華文化，早集大成，雖駕歐西各國而上之可也。彼俄皇大彼得與聖祖同時並生，嘗微服出游，至荷蘭英吉利諸邦，考察制度文物，及歸國後，大興工藝，遂以強俄。迄今二百數十年，猶赫然為世界第一雄邦。聖祖智不亞彼得，亦

能以彼得之心為心。則作人之化。被及海隅。何至康熙以後。日腐月敗。奄奄為東方病夫耶。計不出此。徒取有名無實之士。以為標榜。加以恩榮。互相羅致。是雖深宮嗜學。垂意外事。而為一己謀利益。未為子孫黎民謀利益。身歿而勢即寢衰矣。嗟夫。天下事不可以私意待人。一念及私。則唯恐制人之不暇。彭孫適以下五十人。揣摩迎合。弋取科名。終身無功績之足傳。揆諸聖祖之意。固徒藉開科取士之名。以箝制文人思想。功績之有無不必計。但得數十詞臣。珥筆彤廷。歌頌昇平而已足。術固巧矣。其如人文之退化何也。黃黎洲李二曲顧亭林傅青主輩。力却大吏之薦。或雖被徵而亦不受命。至今稱為故明遺民。所留著作。傳誦海內。以彭孫適輩較之。其聲價之輕重。為何如乎。博學云。鴻詞云。覆瓿而已。奚足取哉。

注釋

子房報韓

即張良其祖父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讎

南宋之末張世傑敗績崖山奪港而走遇颶風大作乃焚香告天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竟覆世傑溺死

丁歐西族名西國文字源出微服出游西曆千六百九十七年俄皇大彼得拉丁族各國俱沿之

游歷英吉利得其學術以歸彭孫適字美門浙江海鹽人著有松桂堂集黃黎洲名宗義浙江餘姚人明魯

敗隱居不仕聖祖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方藹擬疏薦陳庶常錫嘏曰是將

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力止之次年修明史復徵之以禮黎洲因辭

不赴李二曲名顯陝西藍屋人幼學不仕康熙十七年部臣以海內真儒薦

乃止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而二曲獨以碩彥聞大吏趣行

甚力二曲固辭以疾顧亭林初名絳改名炎武江蘇崑山人魯王監國授以

至絕粒七日乃置之兵部司務及敗避居陝之華陰至鴻詞科詔下

諸鉅公爭欲致之顧以元辭次年修明史傳青主字青竹山西陽曲人以氣

又欲薦之貽書葉方藹誓以身殉乃得免節著明亡隱居不出籍家

傳禁方以自活給事中李宗孔薦應博學鴻詞科固辭不獲乃稱疾

有司令役夫舁其牀行將至京誓不入城聞諸朝乃免試放還山

● 詔舉清廉各官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成龍卒成龍為清代第一循吏及歿聖祖臨

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世清廉官如成龍者有幾廷臣以直隸巡撫

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

鵬翮靈臺知縣陸隴其對厥後各獎敘有差

聖祖之詔舉清廉吏善矣天下未有不清廉之循吏亦斷未有猾吏而清廉者

也顧吾猶為聖祖惜惜其所得之清廉吏寥寥無幾而不清廉者之猶難悉數

耳。聖祖中葉海內已定。中國本部設省十有八。外而滿洲及臺灣大小官吏數千人。其以清廉聞者。乃僅僅得格爾古德趙崙崔華。以及張鵬翮陸隴其數人而已。耶。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百執事。列職朝右者。亦實繁有徒。乃僅僅得范承勳蘇赫二人而止。耶。信如是。則范承勳蘇赫以外。無賢部臣。格爾古德趙崙崔華張鵬翮陸隴其以外。無賢守吏。即有之。亦不過為僅遺之碩果。而貪黷失職者。蓋不啻倍蓰矣。且當時被舉之清廉吏。數止七人。吾聞格文清固清介絕塵者也。范宮保亦以懲貪著。張文端持躬廉潔。陸清獻操行真醇。不媿為循良選。餘三子者。尚非其比。徒附驥彰名而已。夫以中國之大。清室之盛。聖祖之明。而清廉吏第舉七人。名稱其實者。猶不過四子。豈清廉吏之若斯難得耶。抑清廉吏之固不可為耶。慨自三代以降。功名與氣節判若兩途。有氣節者少。功名。有功名者少。氣節。清廉之吏。大率皜然不滓。皎然不汙。嶽嶽有氣節者也。試思當仕途奔競之場。或則乞憐昏夜。或則納賄權門。其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比比然矣。彼秉有氣節之士。匏繫一官。謫瀆不之屑。賄賂不之進。無自得大吏。惟

匪被劾落職。即潔身以去。凡保有爵祿者。皆鄙夫耳。欲希寵而固榮。不得不剝削民脂。藉為賄託鑽營之券。雖欲清廉。其可得耶。聖祖之世。鰲拜誅矣。而明珠余國柱。先後繼起。明珠余國柱者。鰲拜之流亞也。植黨而營私。嗜財而黷貨。躬居樞要。威敲逼人。蠅營狗苟者流。罔不奔走其門。輦金市寵。當此煬竈蔽聰之日。肯容此守正不阿之清白吏。安於其位乎。記有之大臣法。小臣廉。大臣下繩。亦安望小臣之廉者。況其時捐納已開。宦途益雜。始猶_{依舉}可捐免。則清廉之且并保舉成例。亦許捐納。陸清獻謂保舉所重在清廉。謂廉吏不可為。誠哉其目。可納貲得之。議甫上而朝右大譁。幾遭竄逐矣。昔_元無辜之謗。況其為不如不可為也。嗟夫。英明如聖祖。而為清廉吏者。猶不能_{聖祖}之有志旁求者乎。自聖祖者乎。以聖祖之求清廉吏。而結果如此。況不_如格文清陸清獻者。聖祖以來。至於晚清之季。官場齷齪。不堪復_出。殊未之聞。以視聖祖之世。且渺乎難追矣。

注釋

格文清

格爾古德。字宜亭。滿日食惟菜蔬。却歲。

不為後世說也。

文程三子。審陽人。檢錄漢軍鑲黃旗。承勅由員外郎授御史。屢劾貪吏。升任督撫。糾貪有政聲。歿贈太保。張文端名。湖廣麻城人。以廉幹聞。官至武英殿。陸清獻名。龐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探守清潔。學問優大。學士。歿諡文端。陸清獻長。屢以正直忤權貴。故官至御史而止。歿後追諡清。明珠余國柱。康熙朝均為大學士。背公竄逐。陳言請停免捐納。保舉之法。疏上。眾大譁。部議以阻撓政治。擬削籍。謫奉天安買。賴順天尹衛既齊。入闕陳救。乃宥罪還職。

中俄交涉之原因

清太宗時。曾略地至黑龍江北岸。降服索倫諸部。其時俄羅斯漸臻強盛。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達鄂霍海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顧東北。俄將喀巴羅。乘隙據索倫部雅克薩地。築城駐守。即雅克薩城。復引兵下黑龍江。為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爾呼達。先後擊退。然猶數擾邊境。至康熙二十一年。聖祖以海內無事。壹意遠略。遣副都統郎坦。偵雅克薩城形勢。歸言俄兵少不足慮。乃定征俄之策。先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造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餽運。以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治愛琿。此為舊時之愛琿城。又命蒙古車臣汗。絕俄人互市。越年。敗俄將模

里尼克於愛琿附近俘六十餘人。二十四年，聖祖遣都統彭春率水陸軍萬五千人攻雅克薩，拔其城，毀之。遂俄將圖爾布青、圖爾布青退至尼布楚，得陸軍大佐伯伊頓之援，復至雅克薩舊址築壘自固。清軍再攻之，斃圖爾布青。伯伊頓堅拒不下，俄皇彼得遣使請和，成有日矣。清軍乃解圍。雅克薩之戰爭，其中俄交涉之開始乎。然連兵未久而即解。聖祖雖不欲窮兵而俄則固非易與也。夫俄自宜萬崛起以來，規復故土，數傳至彼得大帝。其時蒙古諸汗國次第被滅，兵鋒越烏拉嶺而東，蠶食西伯利亞，直達黑龍江畔。夫固志不在小矣。曩令清室未興，朔漠之間，一無捍禦，則彼率可薩克之鐵騎，渡江而南，馳突叫囂，任所欲為，不難舉東三省之輿圖，囊括以去。豈特黑龍江東北兩岸地哉。幸而長白發祥，肇興東土，集索倫勁旅以當戎馬之衝，其勢尚足以相敵。一戰而逐喀巴羅，再戰而破斯特巴諾，三戰而敗模里尼克，四戰而走圖爾布青。自是俄威少挫，逡巡而不敢進。當時之頌清室者，方嘖嘖然侈述戰功。即聖祖亦以為屢戰屢勝，莫余敢侮矣。吾謂此第足以却俄，而尚未足以懲

俄俄人之東來也。多不過數百人。少或僅數十輩。喀巴羅據雅克薩地。人數之多寡無可考。斯特巴諾入松花江。第率所部五百人而已。模里尼克至愛琿。止六十餘人。圖爾布青守雅克薩城。士卒亦不滿五百。而清將之禦俄者。大率為數千衆。至彭春奉命北征。陸軍萬。水軍五千。艦百艘。巨礮二百門。軍容且甚盛矣。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兵馬之勢。又甚懸絕。無惑乎俄將之屢敗。清軍之屢勝也。然伯伊頓自俄來援。所率者亦僅百人。規復舊址。築壘自固。清軍以八千衆攻之。猶逾年不能下。旋以議和而撤圍。是俄將之受創未鉅。清軍之建績亦不得為優。却俄足矣。懲俄固猶未逮歟。夫當清室全盛之年。充其力。足使俄人片甲不返。為一勞永逸之計。乃第以請和而止。雖曰神武不殺。而未能戢俄人東略之雄心。況彼則堅執性成。歷久而其志不懈。我則一得已足。事過而其患輒忘。後世溯雅克薩事。方謂某日斃某將。某日拔某城。揚推祖功。憊然自大。而不知可薩克之雄師。已駸駸焉南下矣。然則聖祖之對俄政策。其猶不能無遺憾耶。雖然。雅克薩一役。為吾國歷史上最大之光榮。能如是。是亦足矣。莫謂聖祖

不足道也。

注釋 雅克薩 在今俄屬阿爾泰省西境 宜萬 西曆一千三百二十八年 宜萬一世 為莫斯

餘年 宜萬三世 擊敗蒙 彼得 俄皇亞歷細斯三子 亞歷細斯卒 長子帖阿

古始稱帝 後人呼曰大王 彼得 多爾立帖阿 多爾卒 宜萬繼之 彼得受宜萬

禪 以英武稱 後 烏拉領 在西伯利亞之西 為 西伯利亞 在亞洲北境 地狹長

世尊為大帝 可薩克 俄地 以馬隊著 索倫 部名 在黑龍江上流北岸 善騎射

俄人據之 分 三部 八省 為勁 逐喀巴羅 順治九年 寧古塔都統 使章京海色 率 破斯特巴諾 一年 俄

將斯特巴諾 下黑龍江 都統明安 達禮 破其軍 越四年 斯特巴諾 率可薩克

兵五百人 涉松花江 侵入滿洲 為寧古塔都統 沙爾呼達 擊退 斯特巴諾 死

馬 敗模里尼克 走圖爾布青 均見 題解

●尼布楚條約 康熙二十六年 命內大臣索額圖 與俄使費耀多羅 會議於尼布楚城外

索額圖 以萬人為後援 水陸並進 俄亦以千人分當之 兩使開議 俄使欲 以黑龍江為分界 清使則欲以尼布楚為分界 議未協 清使拔營向尼布 楚城 示決戰意 俄使恐 乃讓步 商定界約 共六條 (一) 以格爾必齊河為界

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嶺南屬中國嶺北屬俄(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三)毀俄人所築之雅薩城地歸中國(四)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六)行旅有官書文票者准貿易不禁約既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為界標聖祖又令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以守之自是俄人遵照界約凡百六十餘年

外交之得失以國力之強弱為定差國力強則外交必勝國力弱則外交必敗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即如尼布楚和約之成我國交涉史上稱為最榮譽之條約其時清室全盛有國力以為後盾俄人開關而至又未能測吾端倪故和議易於就緒然猶且經再四之磋磨至於拔營而進示宣戰意彼乃拱手而聽命外交之難固如是哉迄今閱尼布楚條約和平之際隱寓尊嚴俄人當日未能力爭不敢決裂故固有異言而吾國自大之見繇此深矣吾謂文字上之尊嚴不足重而利害上之關係則必爭尼布楚條約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不以尼布楚為界猶為聖祖之失策尼布楚者俄人東通之要道也尼布楚屬於中

國則內可以蔽滿蒙外即可以杜窺伺。當索額圖奉使之日固嘗請自尼布楚以東悉歸中國而后可與言和矣。聖祖以俄人遠來無所栖托畫額爾古納河為界而以尼布楚界俄雖華離輕棄亦示以覆載之宏量而詎知外交之局有進寸無退尺一或讓步彼即思逞涓涓不絕將成江河為虺勿摧為蛇若何不有以防其微杜其漸寧非一大缺憾耶。或曰以尼布楚為界防俄之法密矣其如俄使之未允何。夫俄使未允固也然我有兵力以盾乎其後則何憚片詞決裂以與俄人相搏乎。索額圖至尼布楚扈以精騎萬餘而俄使已為之氣沮假令堅持不讓可則止不可則戰亦何不能驅俄人於白海以外俄都遼遠道阻且長西伯利亞之屯兵寥寥可數乘中國方強之機會鼓其銳氣以與俄人爭死命。我知俄人必無能為敵也。俄不能敵則尼布楚必歸中國足以阻其東略之鋒而覲覲之萌因此而絕北方少一後患不亦中國之幸事耶。夫吾非必欲責備聖祖也。第自聖祖以後二百餘年外勢日漸挾其強盛之力陰險之謀以侵陵我國得步進步遇有交涉從未肯絲毫退讓稍留餘地此雖後嗣不肖積

弱招尤。而回憶聖祖昔日之外交。亦未免失之巽慎。籌防未密。以致外人之乘隙而來。堅冰之漸。兆於履霜。此則不能不為聖祖惜也。嗟乎。懷柔之道。可以馭小國。而不可以馭強鄰。聖祖之世。俄非不強也。而顧援以大字小之例待之。自視太高。視人太輕。卒之因傲生驕。因驕生急。釀成後世玩愒之風。木朽而蟲生。形厄而邪入矣。吾敢錄尼布楚條約。附以臆說曰。此約也。固吾國最榮譽之條約也。然而猶有憾。

注釋

尼布楚

在額爾古納河西岸。今俄屬薩拜喀勒省境。

額爾古納河

為黑龍江之東源。黑省西北界綫。即以此河為

準。俄使氣沮

索額圖率軍達尼布楚。駐城外平原。尼布楚將軍烏拉索。聞清軍大至。飛書拒之。索額圖不應。俄使費耀多羅來會。見中國兵

衛甚盛。氣亦大沮。

白海

即貝加爾湖。在俄屬外貝加爾省。